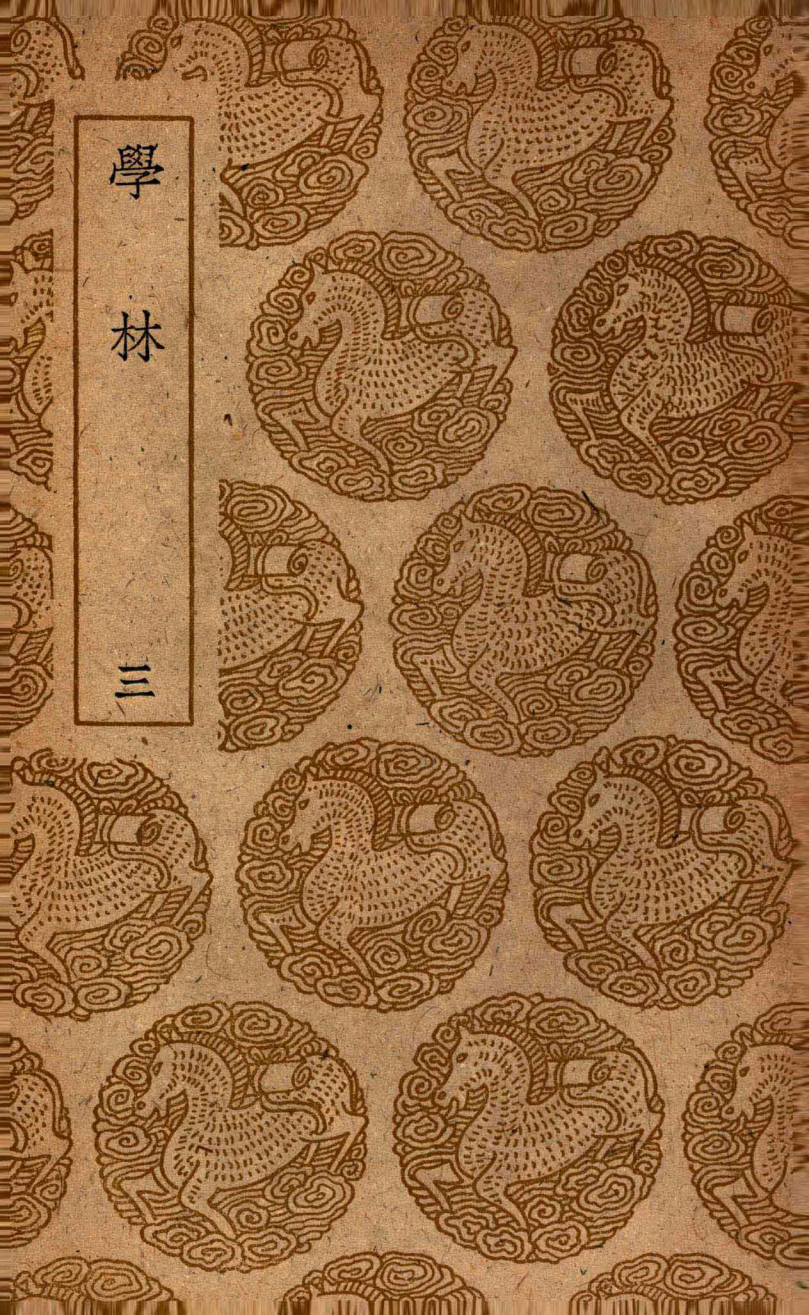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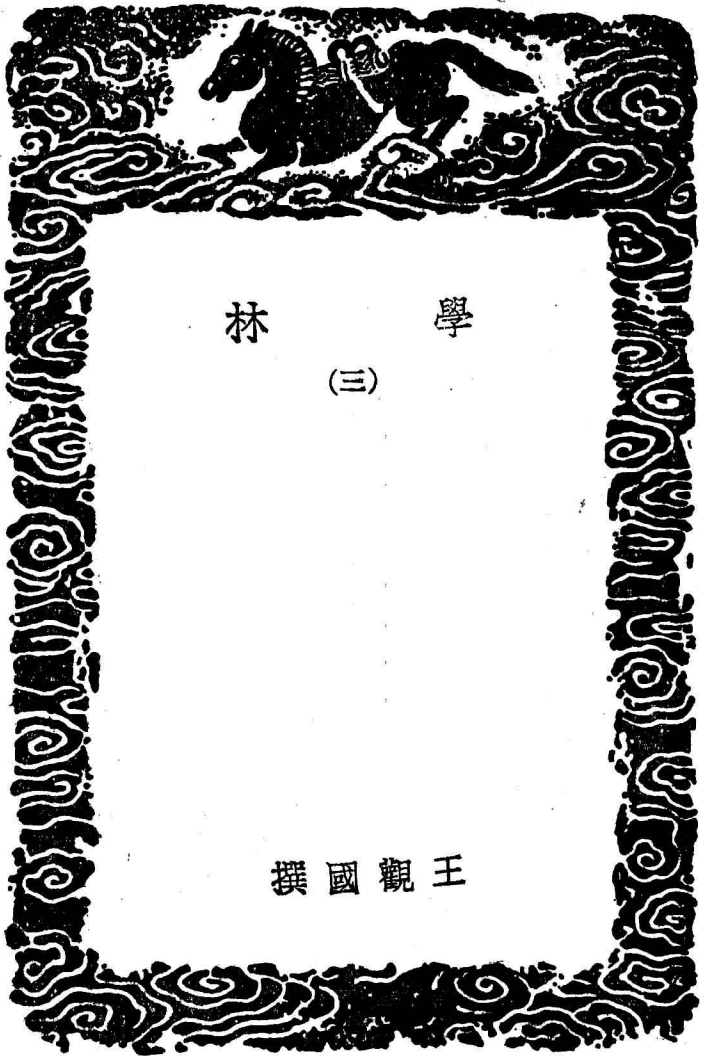


學

林

三





林 學

(三)

撰 國 觀 王

學林卷第五

蒲柳

爾雅曰：檉、河柳、旄、澤柳、楊、蒲柳。所謂蒲柳者，乃柳之一種。其名爲蒲柳，是一物也。春秋左氏傳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杜預註曰：蒲柳可以爲箭。崔豹古今注曰：蒲柳水邊生，葉似青楊，亦名蒲楊。則蒲柳爲一物可知矣。後漢馬融傳：廣成頌曰：樹以蒲柳，被以綠莎。用蒲柳對綠莎，不誤也。晉書：顯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以松柏對蒲柳，意謂蒲草與柳爲二物也。誤矣。杜子美重過何氏詩曰：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粱。亦以蒲柳爲二物。蓋循悅之之誤也。歐陽文忠公乞解政事表曰：念其蒲柳質易朽而先衰，譬若馬牛力已疲而則止。又表曰：四體羸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眊眊，幾不辨於駟驪。皆承襲用之耳。孟子曰：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按爾雅曰：遵羊棗。郭璞注曰：實小而圓，紫黑色，俗呼爲羊矢棗。蓋羊棗者，棗之一種，其名爲羊棗，是一物也。與蒲柳同。

矢

矢以木爲之，亦以竹爲之。北方皆以木爲矢，南方皆以竹爲矢。蓋北方竹少，而南方竹多，各因其土俗所生之物而爲之也。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此以木爲矢也。禹貢荊州，厥貢惟箛簞楛。孔安國曰：楛中矢。

韓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石弩。此以楛木爲矢也。爾雅曰：楊、蒲、柳、郭璞注曰：可以爲箭。此以柳木爲矢也。前漢匈奴傳曰：匈奴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北齊郎基爲海西鎮將，削木爲矢。玉篇木部：枸櫞木、鵝櫞木、振木、羸木。注曰：皆中箭筈。此皆以木爲矢也。顧命曰：和之弓，垂之竹矢。此以竹爲矢也。所謂箭者，竹箭也。竹箭其材可以爲矢。故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言竹箭之材可以爲矢。故廣韻曰：箭，竹節間三尺，可以爲矢。淮南子曰：齊桓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令訟而不中者，出一束箭，乃矯箭爲矢。此以竹箭爲矢也。故周禮：弓人爲弓，矢人爲矢，自古惟言弓矢而未嘗謂矢爲箭。至後世乃或謂之弓箭。夫呼矢爲箭，則不當其義矣。若唐書薛仁貴三箭定天山之類是也。矢刃又謂之鏃。又謂之弩。周禮矢人曰：刃長寸。爾雅曰：金鏃箭羽謂之鏃。字書曰：石爲矢鏃。曰石弩。所謂楛矢石弩也。史記：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劉向新序曰：楚熊渠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沒羽。左太沖吳都賦曰：應弦而飲羽，或曰沒矢，或曰沒羽，或曰飲羽。其義則一也。

尺一

後漢酷吏楊球傳曰：不得稽留尺一。又後漢陳蕃傳諫書曰：陛下宜探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尙書三公。章懷太子注曰：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觀國按：後漢輿服志：劉昭注引漢舊儀曰：璽書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然則雖用尺一板以寫詔書，而必封之以囊，中約之，而書題其封，又用璽焉。故謂之璽書。人君降詔命，謂之賜璽書。春秋襄公二

十九年左氏傳曰。季武子取卣。使公治問。鬻書追而與之。是也。史記酷吏杜周傳。客有謂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裴駟注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觀國按。法律者一定之制。故以三尺竹簡書之。明示其凡目。使百官萬民循守之。故謂之三尺。若夫人君有所損益廢興。有所誥誡獎諭。則必爲詔令。而以尺一板書之。囊而封之。加璽焉。故謂之尺一。蓋與三尺異矣。

袞改

許慎說文曰。袞音開。改音以。袞改。大剛卯。以逐鬼彪。玉篇曰。袞改。剛卯也。大卯以辟鬼也。廣韻曰。袞改。大堅也。觀國按。前漢王莽傳曰。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也。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注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茸其底。如冠纓頭。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爰。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瘳。莫我敢當。顏師古注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又按後漢輿服志曰。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瘳。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服。化茲

靈受。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劉昭注曰。以正月卯日作。觀國以兩漢所載。剛卯制度攷之。則殺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謂之剛卯。又謂之大堅。佩之以辟邪。所謂佩雙印。則一印刻三十有四字。一印刻三十有二字。總爲六十六字。其長廣分寸制度。因時不同。其刻文則同。亦猶人日戴符勝之類。蓋祓除不祥之一端也。王莽欲篡。而心惡劉字之文。故正月剛卯。與夫金刀之錢。皆禁而不得行。夫卯金刀之兆已形矣。雖禁之無補也。莽以貨泉爲錢布之文。而卒有白水真人之應。豈偶然哉。

姓名同

司馬相如慕蘭相如而名相如。李綱慕張綱而名綱。姓異而名同可也。若夫姓同而名又同。惡知其非本宗耶。漢之李廣顯矣。北齊又有侍御史李廣。漢之孔安國顯矣。晉又有尙書左僕射孔安國。漢之張衡顯矣。隋又有御史大夫張衡。魏之王肅顯矣。後魏又有鎮南將軍王肅。晉之劉宏顯矣。北齊又有濩澤縣公劉宏。晉之王雅顯矣。隋又有宜陽郡公王雅。晉之李密顯矣。唐又有邢國公李密。後漢顯宗時大司農鄭衆顯矣。和帝時又有宦者鄭衆。晉武帝時光祿大夫劉毅顯矣。安帝時又有荊州刺史劉毅。唐代宗時武威郡王李光進顯矣。憲宗時又有振武節度使李光進。唐德宗時左散騎常侍韋綬顯矣。穆宗時又有山西南道節度使韋綬。唐代宗時涇原節度使李觀顯矣。貞元中又有太子校書郎李觀。凡此皆姓名同者。姓名同則必有以別其非本宗。苟無以別其非本宗。則是可與祖先同名也。於義不安矣。若夫晉安帝時

司馬德宗字德宗。晉恭帝時司馬德文字德文。晉會稽王司馬道子字道子。晉孔安國字安國。南史蔡興宗字興宗。王僧孺字僧孺。劉孝綽字孝綽。任孝恭字孝恭。師覺授字覺授。唐李神符字神符。李元嘉字元嘉。張嘉正字嘉正。高崇文字崇文。郭子儀字子儀。張孝忠字孝忠。尙可孤字可孤。劉允濟字允濟。孟浩然字浩然。田承嗣字承嗣。張巡字巡。李修字修。劉濟字濟。田緒字緒。凡此皆名與字同。乃一身所呼。無所嫌也。

巫覡

國語、說文、漢書、郊祀志、鄭康成注、周禮、注禮記、集韻、類篇、皆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玉篇、廣韻、皆云。在男曰巫。在女曰覡。觀國按。周官有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又有男巫。有女巫。通謂之巫。而不謂之覡。若言巫覡。則必有別矣。今按檀弓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謂巫爲愚婦人。則女爲巫矣。女爲巫則男爲覡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公欲焚巫尪。杜預注曰。巫尪。女巫也。史記西門豹傳曰。其巫老女子也。史記封禪書曰。高帝於長安置祠祝官。女巫有梁巫。晉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皆女巫也。前漢地理志曰。齊襄公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祀。然則當以女巫男覡爲是。顏師古見諸家之說不同。故於漢書郊祀志曰。巫覡亦通稱耳。非也。唐書安祿山傳曰。祿山本姓康。母阿史德爲覡。居突厥中。此以女爲覡者。蓋作史者但知男巫女覡之語。而爲之說。未之究耳。

、殺

玉篇廣韻皆曰殺而灼切。博桑，殺木也。然則博桑卽扶桑也。殺木卽若木也。後之文士變殺爲若耳。扶桑在東，若木在西，事見山海經。故離騷曰：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於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兮以相羊。蓋扶桑者日出之處，若木者日入之處。折若木以拂日者，日旣西矣，猶能折若木以揮拂其日，使之不暮，而我尙逍遙安舒以遊也。謝希逸月賦曰：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若英卽若木也。此理甚明。然李賀詩曰：天東有若木，豈賀誤耶？桑字上從殺，又有葉字，乃俗書不可用。若又爲香草名，曰杜若。屈平九歌曰：采芳洲兮杜若。故謝元暉詩曰：芳洲采杜若。唐貞觀中，敕下度支求杜若，省郎責坊州貢之，其事謬誤，遂傳而不可泯。若又音人者切。北魏複姓有若干氏，若久氏。周書有若干惠，後燕錄有若久和是也。又釋典言般若者，於華言爲濟彼岸。南史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十一月，幸同泰寺說般若經是也。釋典或作惹。凡音人者切者，皆出於北魏釋典之語。

欲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曰：王遂出及坎欲。陸德明釋音曰：欲，大感反。又襄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曰：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陸德明釋音曰：欲，口感反。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張鑑釋音曰：欲音坎。觀國按：字書欲字，口感切，胡感切，口含切三音，其義則欲得也。貪悤也。未嘗有大感反之音。左氏傳曰：欲用牲。孟子曰：自視欲然，皆音欲爲坎是也。惟左氏傳王遂出及坎欲，音欲爲大感反於

字書無此音。蓋坎欲地名也。杜預注曰：坎欲周地在河南鞏縣。後漢郡國志：河南鞏縣有坎欲聚。是也。易坎卦曰：入於坎窞。釋音曰：窞徒坎反。而此坎欲用欲字。蓋地名有自古相傳呼他音。而字書不收其音者。如蓮勺之蓮音輦。塔陽之塔音者。囊臯之臯音姑。襄賁之賁音肥。此類是也。然則坎欲之欲皆音大感反。乃自古所呼之音。固不可以字書繩之也。欲用牲加書徵之者。穴坎以埋牲。而加書爲驗。詐作盟處也。此欲字讀音坎。其義則穴地也。自視欲然者。附之以韓魏富貴之盛。而自視闕然。不自矜滿。非知道者不能如此。故曰過人遠矣。此欲字亦讀音坎。其義則虛已也。按字書：匱音坎。窞也。故字凡從匱者。皆有虛闕之義。

餽

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趙岐注曰：餽取也。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知賢人可與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章指曰：取人不知。失其臧否。孫奭音義曰：今按古書及諸書並無此餽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餽。奴兼切。觀國按：玉篇食字部有餽字。注曰：達兼切。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與孟子言餽之義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攷。餽之義則趙岐以餽訓取是也。當如郭璞方言。其字從金爲銛。按玉篇廣韻曰：銛他點切。取也。其義與孟子之文合矣。廣韻上聲銛音忝。而平聲又有銛字。音纖。訓曰：利也。許慎說文以銛爲舌屬。乃音纖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

其義也。孫奭曰：本亦作飠，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皆有異同。廣韻曰：飠音黏，食麥粥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蓋別本孟子誤爲尤甚。

皐

前漢地理志：河南郡成皐縣，河內郡平皐縣。後漢郡國志：河南有成皐縣，河內有平皐縣。在前漢書用皐字，後漢書用皐字。觀國按：許慎說文皐字下从夊，土刀切，進也。亦作夊，亦作丰，从大，大十者，猶兼十人也。故皐字亦作皋，於偏旁之義皆不失也。古人多假借用字，故後漢書用皐字，今按字書，皐，羊益切。又尼輒切，伺視也。其字從目從夊，蓋夊音聶，其字形與其音其義皆與皐不同。皐之爲義澤也，因其有澤之義，故變皐爲皐，以澤字從皐故也。雖云假借，實失其義。史記天官書曰：其色大圓黃淖，裴駢注曰：淖，音澤，蓋司馬遷變澤爲淖，故范蔚宗以皐皐二字通用之也。今以偏旁推之，諱嶧，棹，鶡，與夫譯，嶧，釋，鶡，音與義皆異，不可假借通用明矣。後漢馬援傳曰：交趾女子側貳反，璽書拜援伏波將軍，章懷太子注引東觀漢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皐令印，皐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蓋古人假借用字者多，而承流淺學者，遂從而支離改作，自非曉古文字者，不能是正之也。

徧

許慎說文曰：徧，方見切，巾也。廣韻曰：徧，方見切，周也。俗作遍。堯典曰：徧于羣神。北門詩曰：室人交徧譎我。

室人交徧摧我。天保詩曰。徧爲爾德。周禮行人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春秋昭公十三年左氏傳曰。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曲禮曰。徧祭之。曾子問曰。五日則徧過。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爾雅曰。宣徧也。前漢禮樂志曰。海內徧知上德。又郊祀歌曰。徧觀此。望瑤臺。凡此皆用徧字。不用俗書遍字也。文王詩曰。宣昭義問。鄭氏箋曰。宣徧也。賈詩曰。敷時釋思。鄭氏箋曰。敷徧也。然則漢人亦皆用徧字。至後世乃多用俗書遍字。陸德明撰諸經音義於徧字下皆注曰音遍。又於見字下皆注曰賢遍反。又如樂章次第。謂之遍疊。皆用俗書遍字。至今用之者多也。辨辯二字。皆有徧音。春秋定公八年左氏傳曰。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杜預曰。辨猶周徧也。陸德明音義。辨音遍。禮記內則曰。子師辨告諸婦諸母名。宰辨告諸男名。樂記曰。其治辯者其禮具。雜記曰。啓皆辯拜。玉藻曰。先飯辯嘗羞。鄭氏注皆曰辯徧也。尙書舜典曰。徧于羣神。史記帝堯紀引書曰。望于山川。辯于羣神。凡此辨辯二字。皆讀作徧也。然則隋唐以來。用俗書遍字者始多。

艾

闕宮詩曰。荆舒是懲。鄭氏箋曰。懲艾也。陸德明音義曰。艾魚肺反。小毖詩曰。予其懲。而毖後患。鄭氏箋曰。懲艾也。陸德明音義曰。艾五蓋反。今按二詩言懲艾之意則同。而音義分二音者。爾雅曰。艾長也。艾歷也。艾相也。艾養也。字書曰。艾魚肺切。治也。又五蓋切。老也。長也。養也。然則所謂懲艾者。懲治之也。當以闕宮詩艾字音爲是。表記曰。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鄭氏注曰。懲謂創艾。陸德明音義曰。艾音艾。蓋與闕宮小

楚詩言懲艾之意則同也。小旻詩曰。或肅或艾。臣工詩曰。奄觀銍艾。祭統曰。草艾則墨。月令曰。毋艾盞以染。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曰。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凡此艾字。皆魚肺切者也。訪落詩曰。朕未有艾。鴛鴦詩曰。福祿艾之。南山有臺詩曰。保艾爾後。闕宮詩曰。俾爾耆而艾。春秋哀公二年左氏傳曰。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凡此艾字。皆五蓋切者也。又治也。書曰。有能俾乂。政乃乂。俊乂在官。萬邦作乂。亦克用乂之類。皆訓治。而書史亦或借用艾字。史記封禪書曰。方內艾安。民人靡疾。又曰。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前漢五行志曰。從作艾。又曰。艾時陽若。如此類是也。

格

格亦讀音閣。前漢文三王傳曰。太后欲以梁王爲嗣。大臣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蘇林注曰。格音閣。又酷吏義縱傳曰。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顏師古注曰。格音閣。又淮南王安傳曰。安雍闕奮擊匈奴者。雷被。格明詔。顏師古注曰。格音閣。史記平準書曰。張湯爲廷尉。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凡此格字音閣。其義則廢塞而不用之意也。吾邱壽王傳曰。以善格五待詔。蘇林注曰。格五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棗散。孟康注曰。格音各。行五相各。故言格。而廣韻格字注曰。古伯切。亦格五博屬也。觀國按。格五者。鬪行棗也。當音各。於義爲通。廣韻各字韻中亦有格字。注云。木枝也。故許慎說文曰。戟有枝兵也。而釋名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以此

知凡言枝格者。格當讀音各也。史記楊僕傳曰。置伯格長。徐廣曰。格古村落字。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而前漢楊僕傳曰。置伯落長。顏師古曰。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此知史記格字讀音落也。禮記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鄭氏注曰。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按字書。洛。胡革反。則扞格讀音胡革反也。字書格字從手。古伯切。擊也。鬪也。文選相如子虛賦曰。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五臣注曰。格。擊也。左太沖吳都賦曰。猩猩啼而就擒。鸚鵡笑而被格。五臣注曰。格。殺也。史書言格殺格鬪者。當用從手之格。而亦或用從木之格。如漢書子虛賦用從木之格。蓋古人於從木從手之字。多通用之。如機槍撻槍之類是也。書曰。伊尹格于皇天。而王莽傳曰。皐陶伊尹。咸有聖德。假於皇天。蓋假亦音格。義可通用。

羆劉

後漢禮儀志曰。立秋之日。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羆劉。章懷太子注引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羆臠。又引風俗通曰。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臠臠而寘水。又曰。當新始殺食曰羆臠。又後漢祭祀志曰。立秋之日。以一特牲祭先虞於壇。天子射牲以祭宗廟。名曰羆劉。觀國按。古謂之羆臠。至漢名曰羆劉。蓋漢人呼臠爲劉。故婁敬傳曰。婁者劉也。賜姓劉氏。然則羆劉羆臠。其事一也。爾雅曰。羆似狸。郭璞注曰。今羆虎也。大如狗。文似狸。字書曰。羆。敕具切。獸似狸。劉者殺也。以此攷之。則羆劉者。殺禽獸以祭也。託此以肄兵習戰耳。必於立秋日者。講武之時也。字書曰。臠者飲食祭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

獵取禽獸以祭。揚子法言曰：不臙臘也。歟。是也。前漢武帝紀：太初二年，令天下臙五日，祠門戶，比臙。蓋漢人臙在八月，而云比臙者，其獵取禽獸以祭，其禮比於臙耳。若蜡臘則在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與臙異矣。至後漢乃定以立秋日，驅劉其禮得也。

冒名

冒名以冀利達。從古有之。前漢王莽傳曰：立國將軍奏一男子遮臣建車，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子也。收繫卽長安姓武字仲，大逆不道，請論奏可。後漢王郎傳曰：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趙林等因此宣言，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遂入邯鄲城，立郎爲天子。光武自薊引兵拔邯鄲，斬郎。唐代宗睿眞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子入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天寶亂，賊囚后東都，而河南爲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代宗立，以德宗爲太子，訪后不得。德宗立，詔遣使者分行天下，物色咨訪。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與女官李貞一嘗從后遊，李見高，疑問之，含糊不堅，而年狀差似后，常削脯哺帝，傷左指，高亦常剖瓜傷指，於是迎還宮。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詔貸之。唐穆宗眞獻皇后蕭氏，閩人，初去家人長安，不復知其家存亡，惟記有弟，后生文宗，及文宗立，封后爲太后，常爲訪其弟，有男子蕭洪，因后姊壻白見之，后謂眞弟，拜金吾將軍，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徙鄜坊，會閩有男子蕭本，自稱太后弟，乃詔洪下獄，按治流驩州，賜死。擢本贊善大夫，會福建觀察使唐扶上書，泉州男子蕭宏，自言太后弟，詔與本辨，皆妄。本流愛州，宏流儋州。然太后眞弟庸，輒莫能自達，觀國竊

謂中人之性。未有不爲利祿之所誘者。然至於不顧後患而冒居之。其愚亦甚矣。當蕭太后求弟時。其真弟決不存矣。夫以太后之尊。求弟如此其篤。豈有庸輒莫能自達者。史辭誤也。德宗終不能得沈太后。蕭太后終不能得真弟。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知此可以無怨尤矣。

寓錢

史記張湯傳曰。會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注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葬。唐書王璵傳曰。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事。至是璵乃用之。觀國按。王璵傳曰。璵少爲禮家學。明皇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廣修祠祭。靡神不祈。璵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爲祠祭使。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祈禱。大抵類巫覡。至是乃以里俗紙寓錢用之。是國家凡有祠祭。皆用紙寓錢也。璵少爲禮家學。當推先王典禮之不紊於經者。以告於上。而乃專託鬼神。以諂人主。肅宗立。璵又以祠禳見寵。俄拜平章事。又爲淮南節度使。故史臣曰。璵望輕無他才。不爲士議許。可旣驟得政。中外悵駭。又曰。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然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可不慎哉。璵旣以紙寓錢用於祠祭。世俗常情。多信鬼神。於是公私沿襲用之。信彌篤矣。五代史。晉天福八年。寒食望祭。焚御衣紙錢。史譏其不經也。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失宜。久則難革。人君一舉錯。其可輕耶。

於

於字讀音烏者。如詩曰。於乎前王不忘。於乎小子之類。皆歎辭也。於亦與烏通用。後世因改於乎爲烏乎。

又改爲嗚呼其實一也。後漢蔡邕篆石經用於乎字。本朝章友直篆石經用烏虜字。義亦皆通。書稱禹曰於帝念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僉曰於鯀哉。孔氏傳曰都於歎美之詞也。詩稱於皇武王。又曰於皇時周。又曰於皇來牟。又曰於鑠王師。又曰於赫湯孫。又曰於穆清廟。又曰於穆不已。又曰於昭于天。又曰於萬斯年。凡此於字皆讀音烏。毛氏訓曰歎辭也。靈臺詩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毛氏訓曰言靈道行於沼也。詩又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鄭氏箋曰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靡中者。凡此於字讀爲央居切者也。清廟詩曰無射於人斯。毛氏傳曰不見厭於人也。賈詩曰時周之命於繹思。鄭氏箋曰於女諸臣發封者。陳繹而思行之。離詩曰於進廣牡。鄭氏箋曰於進大牲之牡。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孔氏傳曰萬民皆變化於上。是以風俗大和。凡此於字亦讀爲央居切。而釋音或音作烏。世或讀音烏者皆誤也。史記張儀傳曰儀說楚王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又楚世家曰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六百里。裴駟注曰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然則商於之於亦音央居切。廣韻曰於央居切。地名商於也。劉禹錫送陳郎中召直史館曰若問舊人劉子政。如今頭白在商於。與除字同韻。則用爲央居切不誤也。世俗多誤讀商於之於爲烏。不可不審也。

載

唐書閣立本傳曰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詔坐者賦詩。而召閣立本傳狀。閣外傳呼畫師閣立本。是時立本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不

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毋習也。立本後爲右相。而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觀國按。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蓋藝非不可爲也。特不可使藝勝德耳。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君子可使德勝藝。不可使藝勝德。藝太精則掩德。古今之常理也。師曠。晉之賢人也。而以知音勝。養由基。楚之賢人也。而以善射勝。王羲之。獻之。劉伶。嵇康。石崇。皆晉之賢人也。而二王以書勝。劉伶以酒勝。嵇康以琴勝。石崇以富勝。嚴君平。管輅。司馬季主。皆漢三國之賢隱也。而皆以下勝。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薛稷。顏真卿。柳公權。皆唐之賢人也。而皆以善書勝。而閻立本以畫勝。凡此諸賢。皆以藝勝德者也。後世稱其人者。不稱其德。而惟藝之稱。蓋藝太精。斯掩德矣。閻立本雖知悔恥。而名譽已著。欲自避免。且不可得。君子擇術。不可不慎如此。晉戴逵。字安道。善鼓琴。武陵王晞召。逵對使者。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殷羨。字洪喬。作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觀國以謂二子能辨之於早矣。

觚甬

陸機文賦曰。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逸然。五臣注文選曰。觚。木也。古人用之以爲筆。觀國按。廣韻曰。觚。方也。亦作觚。禮部韻略曰。觚。竹簡也。玉篇曰。觚。破觚爲圓也。以此攷之。則操觚者。操竹簡也。觚。方也。角也。破觚爲圓者。改方以爲圓也。漢書郊祀志曰。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顏師古注曰。觚。角也。又漢書律歷志曰。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蘇林注曰。六觚。六角也。是則

八觚者、八方角也。六觚者、六方角也。但有方角、則可謂之觚。竹簡有方角者也。故竹簡謂之觚。然陸機文賦所謂操觚者、非木也、亦非筆也、明矣。若牘者、乃木簡也。觚又爲酒器、其容二升。蓋亦酒器之有方角之形者也。禮曰、獻以爵而酬以觚。語曰、觚哉觚哉之類是也。所謂觚稜者、屋角瓦脊、成方角稜瓣之形。故謂之觚稜。班固西都賦曰、設壁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蓋謂以銅鐵爲鳳雀、安於闕角瓦脊之上。今時宮殿亦然。班固傳注曰、三輔故事、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乃金雀也。班氏賦取此耳。五臣注文選曰、觚稜闕角是也。許慎說文曰、觚稜、殿堂上最高處也。說文但言殿堂上最高處、而不顯言其爲觚稜之義。故後學多疑焉。觚亦或用孤字。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鄭氏注曰、甬、今斛也。角者平之也。觀國按、諸字書皆曰甬音勇。草華甬甬之貌。無訓甬爲斛者。史記商君傳曰、平斗桶權衡丈尺。裴駟注引鄭康成曰、桶音勇。今之斛也。按諸字書、桶、他孔切。木桶器也。惟禮部韻略于勇字韻收桶字。注曰、斛也。蓋禮部韻略因商君傳用桶字而收之耳。周禮考工記、鳧氏爲鐘、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鄭氏注曰、此二名皆鐘柄也。史記秦始皇紀曰、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凡用甬字、無爲斛之義。當以桶爲斗桶。甬乃省文而已。

霓裳羽衣曲

肇國史補曰、客有以宴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聲也。客引工按曲乃信。今新唐書王維傳亦載此事。蓋用國史補語也。觀國竊謂圖畫奏樂者皆但能舉一聲。豈知其爲霓裳第三疊第一聲也。

沈存中亦嘗辨之。蓋國史補雖唐人小說。然其記事多不實。修唐史者一概取而分綴入諸列傳。曾不核其是否。故舛誤類如此也。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于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欽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欽述所進爲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唐書禮樂志曰。明皇時。河西節度使楊欽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邊。惟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觀國按。鄭愚詩注。頗怪誕不可信。當以唐志所記爲是。摭言曰。唐末試進士。以霓裳羽衣曲爲詩題。明年又以爲賦題。觀國按。明皇以聲色而敗度。後之文士。咸指霓裳羽衣曲爲亡國之音。故唐人詩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亦如陳主之玉樹後庭花也。固不可以爲詩賦題而誦多士。夫唐之祖宗典故。其美且善者多矣。奚獨霓裳之取耶。

草

歐陽公詩話曰。平明諫草朝天去。詩雖美。而入諫固不可用草藁。觀國按。論語曰。爲命。裨諶草創之。草創謂制作也。古之命令。後世改爲制詔。鄭之爲命之文。有裨諶以制作之。言得人也。前漢郊祀志曰。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顏師古注曰。草謂創造之也。又王莽傳曰。孫竦爲大司徒。陳崇草奏稱莽功德。顏師古注曰。草謂創立其文也。凡臣僚掌制誥文字。謂之視草。故杜子美送李校書詩曰。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蓋謂草制於明光殿也。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五臣注文選曰。草創制作也。然則凡言草者。謂制作也。非草藁也。諫草者。諫章也。前漢郊

祀志曰。上令諸儒習射。草封禪儀。藝文志曰。漢興。蕭何草律。揚雄傳曰。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揚子法言曰。載使子草律曰。吾不如洪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凡此言草。皆謂創造制作之也。亦非草稟也。若進稟削稟焚稟之類。乃爲草稟。

導導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藁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觥共抵之獸。徐廣注曰。藁。瑞禾也。前漢司馬相如傳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注引鄭氏曰。導。擇也。史記用藁字。漢書用導字。古人於藁導二字通用。然在相如封禪書。則當訓擇也。非禾也。詳觀封禪書四句。每句首一字皆虛字。非實字。曰囿。曰徼。曰藁。曰犧。乃一類也。其義可見。若以藁爲瑞禾。則其句曰。禾一莖六穗於庖。於句法爲無義矣。前漢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導官令。顏師古注曰。導官主擇米。唐書百官志有藁官令。二人掌藁。擇米麥而供。在漢書用導字。在唐書用藁字。而其官皆以擇米麥爲職。則導藁皆訓擇。又可知也。

周章

屈平九歌曰。龍駕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五臣注文選曰。周章。往來迅疾也。左太沖吳都賦曰。輕禽狡獸。周章夷猶。五臣注文選曰。周章夷猶。恐懼不知所之也。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曰。俯仰顧盼。東西周章。五臣注文選曰。顧盼周章。驚視也。觀國按。五臣訓周章三說不同。然皆非也。周章者。周旋舒緩之意。蓋九歌有翱翔字。吳都賦有夷猶字。靈光殿賦有顧盼字。皆與周章文相屬。而翱翔夷猶顧盼。亦皆優游不迫之貌。

則周章爲舒緩之意可知矣。前漢武帝紀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應劭注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所謂拜起周章者。其舉止進退皆喻人意而不怖亂者也。而五臣注文選反以爲迅疾恐懼驚視則誤矣。

節令

三月上巳祓禊。本無定日。三月始遇巳之日。卽爲之。故謂之上巳。後漢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疢。觀國按。魏晉以來。始不用巳日。而專用三月三日。至今循之。以爲故事。若專用三日。則不可謂之上巳矣。蓋名存而實亡也。春秋左氏傳曰。晉文公以縣上爲介之推。田。後漢郡國志。太原郡界休縣有界山。有縣上聚。章懷太子注曰。推焚死之山。故太原俗有寒食。劉向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之推無爵。去而之介山。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不出而焚死。後漢周舉傳曰。太原一郡舊俗。以介之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爲并州刺史。作弔書。於是衆惑稍解。觀國按。寒食者。以其不舉火。但食已熟。寒冷之食。故寒食亦謂之熟食日。亦謂之禁烟節。太原寒食在冬中。則之推必以冬中亡也。而今世則以清明前三日爲寒食。何耶。假令之推亡在春時。猶當有定日。而清明則無定日。不應常以清明前三日爲寒食。蓋沿襲之誤也。屈平投汨水而死。楚人以色絲繫角黍而祭之。書史不言平死之日。而至今楚俗五月五日。以色絲爲索。繫手足。而食角黍。又競渡。乃招魂之遺意。而後世惟以釀菹疾。鬪遲速爲戲。皆失其實也。之

推之焚、屈平之溺。一體也。今寒食以爲大節。而比於正日。冬至。而以端午爲小節。又何耶。

五姓

五姓分宮商角徵羽。陰陽家專以此言禍福。觀國按。姓氏古今無定系。有因功而改賜姓者。有遷居而改姓者。有避諱而改姓者。有避仇而改姓者。有爲人之養子而改姓者。前日嘗爲宮姓矣。一旦改姓。又轉而爲商姓。前日嘗爲角姓矣。一旦改姓。又轉而爲羽姓。則是天道亦隨姓而遂改也。又兩字姓。如公孫、司馬、諸葛、歐陽、拓拔、慕容、宇文、吐突之類。半出于四裔部落之號。又有三字姓。如侯莫陳、庫儁官之類。於五音何所從也。然則專以五姓言禍福。其不可信也明矣。禮。天子七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此古之成典。不可易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明年正月。文公卽位。四月丁巳。葬僖公。左氏傳曰。葬僖公。緩也。杜預注曰。僖公實以三十三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然則僖公諸侯也。七月而葬。則是諸侯用天子七月之禮而葬。故曰緩者。譏之也。古人於禮制不敢踰如此。後世始撰爲葬書。乃曰。某年未利葬也。某年亦未利葬也。至某年始利葬也。問其故。則曰。音徵有利有不利也。然則聖人典禮遂廢矣。世又有廣濟百忌歷。所載一舉措。無不惟五姓音徵是從。蓋此書乃日者哀聚諸家陰陽之說。務欲部帙厚大。而鬻書籍之家。賴之以得利多。其書假呂才之名。而猥釀泛雜。不足取信。世俗多爲此書所誤。

庫

文選。嵇叔夜琴賦曰。閒遶故音庫。五臣注曰。閒音閑。庫下也。言聲閑緩而相去遠。故音下也。東坡曰。庫。敝

聲也。徵音癸。五臣不曉妄注。觀國按琴之有徵聲者。以琴面不平。或焦尾與嶽高低不相應。則阻絃而其聲激。此琴之病聲也。嵇叔夜賦曰。論其體勢。詳其風聲。氣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此四句曰逸曰清曰庳曰鳴。皆美聲也。蓋琴操弄中自有庳下聲。非病聲也。非病聲則非徵聲矣。閒音去聲。謂微閒也。閒遼徵之遠處。若十三徽外近焦尾處聲。以手取之。自然庳下。五臣音閒爲閑。又誤矣。

朕

尙書伊訓曰。朕載自亳。此伊尹自稱朕也。洛誥曰。朕復子明辟。此周公自稱朕也。離騷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此屈原自稱朕也。招魂曰。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此宋玉自稱朕也。秦始皇初并天下。以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自是惟人君稱朕。臣下不敢稱也。漢晉以來。臣下相呼皆曰卿。今惟君呼臣爲卿。而臣下不敢自相呼爲卿。何也。漢晉以來。卑者呼尊者爲足下。平交相呼亦以足下。今自高而侮人。則曰足下。而稱尊者爲座下。几下。席下。閣下。又何耶。不宣。不具。不備。不次。其義一也。今平交用不宣。而尊者與卑者用不具。卑幼與父母尊長。則稱不備。而居喪則用不次。其輕重又何別耶。古者卑稟於尊。則稱白。今不敢用也。頓首。稽首。叩首。其爲恭敬之禮。則同也。今居父喪者用叩首。母喪者用叩頭。又何謂耶。凡此皆出於近世吉凶書儀。世俗不攷其是否。而咸遵用之。且謹守之。而不敢踰。問其義則不能別也。此亦徇俗之太過也。

杜子美

舊唐史杜甫傳曰。甫永泰二年卒。觀國攷子美詩。有大歷二年九月三十日詩。大歷十月一日詩。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詩。大歷五年正月。追酬高適人日詩。甫誌與傳皆云。年五十九卒。按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癸丑歲。卒於大歷五年辛亥歲。爲年五十九。則史云永泰二年卒者誤也。元祐中。胡資政知成都。作草堂先生詩碑序曰。蜀亂。先生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王內翰注子美詩序曰。大歷三年。甫下峽入湖南。遊衡山。寓居耒陽。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元祐中。呂丞相作子美詩年譜曰。大歷五年夏。甫還襄漢。卒於岳陽。觀國嘗攷究杜陵遺跡。及襄漢岳陽。皆無子美墓。惟耒陽縣有子美墓。前賢多畱題。則子美當卒於耒陽也。近世有小說麗情集者。首序子美因食牛肉白酒而卒。此無據妄說。不足信。今注子美詩者。亦假王原叔內翰之名。謂甫一夕醉飽卒者。毋乃用小說麗情之語耶。

盧

前漢食貨志曰。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如淳注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罇。故以罇名肆。顏師古注曰。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邊高形似鍛家盧。故取名耳。又司馬相如傳曰。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顏師古注曰。賣酒之處。壘土爲盧。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形高如鍛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爲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觀國按字書。罇從金爲鍛罇。爐從火爲火爐。甗從瓦爲酒甗。食貨志。相如傳所言盧。皆酒甗也。班固取省文。故用盧字。趙廣漢傳曰。椎破盧罍之類。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曰。令文君當罇。韋昭注曰。酒肆也。以土爲墮。其高似罇。然則史記用罇字。可通用也。漢書揚雄

甘泉賦曰。玉女欣視其青盧。注曰。盧。目童子也。而文選甘泉賦作青臚。按字書。臚。目童子也。班固亦省文用盧字耳。古之人臣有征伐之功者。君賜之以彤弓矢。茲弓矢。旅音盧。黑色也。而王莽傳九錫有盧弓矢。盧亦黑色也。故通用之。揚雄法言曰。彤弓黼矢。不爲有矣。臚者黑之甚也。於義無傷焉。孟子有屋廬子。列子有長廬子。皆讀廬作盧。蓋皆漢複姓也。盧者字母也。加金則爲鑪。加火則爲爐。加瓦則爲甌。加目則爲臚。加黑則爲黼。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則衆義該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爲畋。獵之畋。或爲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該之。他皆類此。

莽

前漢武帝紀。後元元年六月。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孟康注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馬皇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顏師古注曰。莽莫戶反。觀國按。後漢馬援傳曰。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章懷太子注曰。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己。謀反伏誅。又明德馬皇后紀曰。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然則馬通於明德皇后爲四世祖矣。馬后讀書知古今。明帝崩。肅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在位二十三年。肅宗咨政事。馬后惡其祖叛誅之迹。而羣臣希旨皆爲諱之。班固作史。正在章肅之際。故改其姓曰莽也。雖然。武帝紀。征和三年正月。匈奴入五原。三月。遣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昭帝始元二年正月。大將軍光。右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且班固旣爲馬氏改姓莽矣。而征和始元皆書馬通者。班固於馬氏謀反則改之。其他卽不

改也。屈原懷沙賦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阻南土。莽與土字同韻。則莽亦讀爲莫戶切也。又離騷曰：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擘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此莽字與字序字三字同韻。則莽亦讀爲莫戶切也。

鮭

鮭字一與圭同音。魚名也。一與睽同音。漢複姓也。漢有博士鮭陽鴻是也。一與鞋同音。魚菜之總名也。類篇曰：吳人謂魚菜之總稱曰鮭。故南史庾杲之傳曰：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藜韭生韭。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昉以三韭寓意於二十七之數，託此以戲杲之也。先達李建中詩曰：頻年水國飲鮭羞，所謂鮭羞不特菜茹也。鰕魚之屬皆在其中。吳地近江海，菜茹海錯之物，名品最多。故以鮭該之也。南朝蔡樽爲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餌。周顒於鍾山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衛將軍王儉曰：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曰：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古之賢者清貧，多食菜茹。而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炊餅上不坼作十字，則不食。朱异子鵝，魚鱠不輟於口。而庾亮噉菹，白陶侃問之，對曰：固將以種也。舉此例言之，則賢否判矣。

好癖

凡人有所好癖者，鮮有不爲物所役。杜預有左傳癖，和嶠有錢癖，王武子有馬癖，梁簡文有詩癖，李澄有地癖，王福時有譽兒癖，陸羽有茶癖，曾皙嗜羊棗，公儀休嗜魚，屈到嗜芟，周太子嗜鮑魚，魏明帝好槌鑿。

聲。宋明帝好食蜜漬鱖鯪。衛懿公好鶴。葉公好龍。鄭子臧好聚鷓冠。禰衡好參朮。謝靈運好山水。王羲之好鵝。劉伶好酒。嵇康好鍛。阮孚好屐。孫楚好驢鳴。桓伊好吹笛。王元象好發冢。蕭思話好打細腰鼓。沈慶之好著狐皮帽。陳伯之好戴獺皮冠。劉之遴好古器。庾仲文何休之皆好潔。朱异好飲食。蕭宏好食鱸魚頭。王僧孺好聚書。陶宏景好松風。何思澄好造謁。顧凱之好丹青。王筠唐文琮皆好鈔書。陸龜蒙好茶。蘇威好古物。觀國按諸家所嗜好。雖皆不免役於物。而較其優劣。則好聚書者爲勝也。晉張華徙居。載書三十乘。范平有書七千卷。齊劉善明有書八千卷。王僧孺有書萬餘卷。率多異本。梁沈約有書二萬卷。都下無比。任昉有書萬餘卷。率多異本。宗室蕭勵聚書三萬卷。隋許善心有舊書萬餘卷。唐韓王元嘉有書萬卷。蔣乂有書萬五千卷。蘇弁有書二萬卷。當時稱與祕府埒。田洪正有書萬餘卷。李璵有書萬卷。號李書樓。夫聚書多則子孫必多博學者。蓋其所習者然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巫匠亦然。擇術不可不慎也如此。

飲食禍福

春秋宣公二年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左氏傳曰。將戰。華元私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又宣公四年左氏傳曰。春。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勿與。

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前漢灌夫傳曰：丞相田蚡取夫人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畢之。蚡不肯行酒，至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曹兒，咕囁耳語。蚡曰：程李俱東西衛尉，今衆辱程將軍，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蚡怒，縛夫以他事誣罪之。棄市。觀國按：此三事皆因飲食細故，而遂至於結禍甚大，誠可畏哉。子公之食指動，必嘗異味，及靈公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勿與者，欲使指動之不驗。蓋以此戲子公也。而戲乃生患如此。易傳曰：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而訟卦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君子圖禍於未萌，若至於怨禍已形，則無及矣。晉顧榮傳曰：榮與同僚飲酒，見行炙者有異於常，乃割己炙噉之。同坐悉笑。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趙王倫篡逆，榮在其難，有一人救之，問其故曰：我是省中受炙臣也。南史陰鏗傳曰：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爲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觀國按：古人有一飯之德，必報者，皆賢者於施報不敢忘也。今行炙執爵者，皆卑隸賤夫，非素懷廉恥者，偶然有合於君子施報之義，亦可怪也。

流離

施邱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毛氏傳曰：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鄭氏箋曰：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觀國按：爾雅曰：鳥少美長醜爲鷓鴣。郭璞注曰：鷓鴣猶雷

離。詩所謂留離之子。故廣韻曰。鷓離鳥。少美長醜。鷓亦作流。又曰。鷓鷃。流離鳥也。以此觀之。則本用鷓離字。詩人借爲流離。郭璞引詩留離之子者。別本詩用留字。亦鷓之省文。其義一也。旄邱黎之臣子責衛伯之詩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賦此詩以責於衛也。瑣兮尾兮。流離之子者。言衛之諸臣。雖有小善。而不能迎我君而復之。終無所成功。亦猶流離之鳥。少雖美而可觀。長則醜而不足觀也。流離又爲寶玉名。前漢西域傳。罽賓國出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光潤踰於衆玉。揚子雲羽獵賦曰。推夜光之流離。五臣注文選曰。流離。玉也。左太沖吳都賦曰。流離與珂瑊。五臣注文選曰。流離。寶也。凡此言流離。本用琉璃。亦借用流離耳。若以流離本字之義言之。則流徙離散而不能安居者也。前漢食貨志曰。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又禮樂郊祀歌曰。闕流離。抑不祥。此類是矣。

流連

孟子曰。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前漢班固敘傳曰。漢成帝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指圖問侍中班伯曰。此圖何戒。伯對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觀國按。孟子漢書言流連。其義各不同。孟子所言。乃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乃以流連荒亡之語對之。蓋齊景公志在於慢遊。不恤國事。故晏子以驕君之行告之。流連荒亡者。驕君之行也。以此戒景公。冀景公之

悟而毋爲海上之遊也。趙岐注孟子曰：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或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謂之連。此流連乃慢遊之名也。若班伯所謂大雅流連者，乃詩人嗟歎泣涕流連也。蕩詩曰：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此言醉則號呼，用晝作夜，沈湎於酒，故作詩者爲之嗟歎泣涕流連而傷之也。顏師古曰：流連，言作詩者泣涕流連，不爲飲酒之人，以此觀之，則孟子漢書言流連，義各不同，可知矣。前漢師丹傳曰：哀帝策免丹曰：百姓流連，無所歸心，此亦與班伯所謂大雅流連同意。齊居東海之濱，晏子以海上之遊戒景公，故以流連告之，切時事也。

拏帑

夏書甘誓曰：弗用命，戮於社，予則拏戮汝。孔安國訓曰：拏，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商書湯誓曰：爾不從誓言，予則拏戮汝。孔安國訓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拏戮汝，權脅之使勿犯。常棣詩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帑。鄭氏注曰：古者謂子孫曰帑。觀國按：許慎說文：玉篇廣韻皆曰：拏，乃都切。妻子也。帑，乃都切。又他罔切。金帛所藏舍也。蓋拏字下從子，故爲孫子之稱。帑字下從巾，故爲金帛之藏。兩字其義不同。然詩人多借音用字，故常棣詩用妻帑字。後之文士，因詩用妻帑字，故亦用之耳。春秋文公六年左氏傳曰：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又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曰：退謂其宰，爾以帑免。杜預皆曰：帑，妻子也。史記秦始皇紀曰：鄉使二世除去收帑汙穢之罪。前漢文帝紀曰：盡除收帑相坐律令。量錯傳曰：肉刑不用，臯人亡帑。國語曰：鄭桓公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如此類用帑字爲妻子，蓋因詩人借音用帑字。

而後世亦用之也。若夫孟子曰：罪人不孥。趙岐注曰：孥，妻子也。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前漢武帝紀：詔赦吳楚七國孥輸在官者。應劭注曰：七國反時，妻子沒入爲官奴婢。武帝赦遣之。如此類用孥字，自依本字義，非借音也。孥帑二字，覈其義各有歸，不通用。後世不當專循借音之字，而易其本體也。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學林卷第六

霍山

爾雅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郭璞注曰：霍山卽天柱山，潛水所出。前漢郊祀志曰：舜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五月巡狩至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者，常山也。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觀國按：南嶽者，衡山也。而爾雅以霍山爲南嶽者，前漢郊祀志曰：武帝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灋之天柱山，號曰南嶽。顏師古注曰：灋，廬江縣也。蓋廬江有霍山，卽天柱山之別名。灋水出焉，所謂灋霍者也。漢武南巡，憚衡山之遠，而東至霍山，卽祀以爲南嶽。爾雅當舉衡山以爲南嶽，而反舉霍山者，非古也。是以知爾雅非周公之作也。

丹陽

前漢地理志：丹陽郡有丹陽縣。注曰：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觀國按：史記：周成王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于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漢郡國志：南郡枝江侯國有丹陽聚。此楚之所封也。史記曰：秦齊破楚，屈匄遂取丹陽，乃此地也。後楚文王徙郢，卽今之江陵也。若丹陽郡者，本秦之鄣郡。漢武帝元封二年，更鄣郡爲丹陽郡，屬揚州。而丹陽縣乃其支縣。今潤州之境是已。非楚之丹陽也。注以爲楚熊繹所封者，誤矣。

沈猶

前漢王子侯表曰。楚元王子歲封沈猶夷侯。顏師古注曰。沈音審。今沈亭是也。前漢楚元王傳曰。景帝封元王子歲爲沈猶侯。晉灼注曰。沈音審。屬千乘。觀國按。廣韻平聲沈字直深切沒也。漢複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引何氏姓苑曰。今泰山人也。又去聲沈字音審。本周文王第十子聃食采於沈。卽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子孫以國爲氏。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縣注曰。故沈子國也。以此攷之。則沈猶之沈。音直深切。沈亭之沈。音審。沈猶屬千乘。其地在齊東。沈亭屬汝南。其地在汝漢。東西不相侔也。顏師古。晉灼皆以沈猶音審。則誤矣。又以沈猶爲沈亭。亦誤矣。家語言沈猶氏。孟子言沈猶行。其沈字皆平聲。浮沈之沈。與音審者多相亂。蓋不可不攷也。

揚

書曰。淮海惟揚州。廣韻訓說。與唐人李濟翁資暇錄皆曰。江南之性輕揚。故謂之揚州。觀國竊謂古人建立州縣。或由山名。或因水名。或因事蹟而爲之名。非此三者。而以意創立。則必取美名。若以風俗輕揚而取州名。是鄙之也。九州揚居一焉。豈有九州之大。而揚獨得鄙名耶。說文。玉篇曰。揚。舉也。當取明揚軒舉之義。後漢揚雄傳。其先封於晉之揚。而得姓。其地在河東。揚縣。若以江淮風俗輕揚。而名揚州。則河東之揚。亦以輕揚而得名耶。沈存中筆談曰。予嘗使北至幽薊。見路傍生薊。甚大。恐薊地因此得名。亦如荊州宜荊。揚州宜揚。存中誤以揚州爲從木之楊。世俗亦多誤書揚雄爲從木之楊。蓋閩浙書籍字多誤。鹵

梓者因不省耳。

翼軫

王勃滕王閣序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觀國按。史記天官書。前漢天文志及諸史天文書。皆曰。牽牛婺女揚州也。翼軫荆州也。前漢地理志曰。楚地翼軫之分野。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也。吳地斗分野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也。然則豫章實吳粵之分野。於星則屬牛女。於次則屬星紀。滕王閣在豫章。而勃序以爲星分翼軫者。誤矣。蓋翼軫乃荆州之地。於次則屬鶉尾。古今州縣雖有分割。而豫章未嘗屬荆州。至於天星。固有定次。亦不爲州縣分割而移改。勃序頗爲唐人所膾炙。而首誤二字。何耶。歐陽文忠公嘗謂王勃滕王閣序類俳。蓋唐人文格如此。好古文者不取也。

京索

前漢高帝紀曰。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應劭注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注曰。索音册。顏師古注曰。索音求。索之索。前漢蕭何傳曰。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閒。韓信傳曰。復擊破楚京索閒。顏師古注曰。索音山。客反。觀國按。後漢郡國志。河南有京縣。有索亭。北征記有索水。其字或作溱。然則索音山。客反是也。文選陸士衡撰漢高祖功臣頌曰。京索旣振。引師北討。五臣注曰。索。桑各切。按。桑各切者。乃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誤矣。韓退之偃城夜會聯句詩曰。雪下收新息。陽生過京索。於瓘字韻同押。則知亦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亦誤矣。

費

春秋莊公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滑伯、滕子同盟於幽。杜預注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陸德明音義曰：費扶味反。又音祕。閔公二年左氏傳曰：莒人歸之。及密。杜預注曰：琅琊費縣北有密如亭。陸德明音義曰：費音祕。又扶味反。觀國按：費音祕。又音翡。二者皆地名也。音祕者在東海郡費邑也。音翡者在河南郡費亭也。前漢地理志：東海郡有費縣。注曰：費音祕。魯季氏邑也。後漢郡國志：河南郡有緱氏縣。注引左傳殄滅我費滑。杜預曰：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也。然則春秋閔公二年莒人歸之。及密。杜預云：費縣者音祕是也。莊公十六年會滑伯盟于幽。杜預云：都費者音翡是也。陸德明初不稽攷。而每存兩音。不能自決。何以示後學耶。又僖公元年左氏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襄公七年左氏傳：季氏城費。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我以費爲公田。昭公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昭公三十一年左氏傳：季孫請囚於費。昭公三十二年左氏傳：受費以爲上卿。定公十二年左氏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凡此言費皆謂魯之費邑音祕者也。襄公十八年左氏傳：薦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昭公十五年左氏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昭公二十年左氏傳：費遂將攻華氏。前漢高惠功臣年表：陳賀封費侯。顏師古注曰：費扶味反。後漢宦者傳：曹騰以定策功封爲費亭侯。凡此言費皆謂河南費亭音翡者也。祕翡二音其地東西異域不可易也。作音義者貴在分別。豈可一字而存兩音耶。

貫渾

春秋僖公二年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杜預注曰：梁國蒙縣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陸德明音義曰：貫，市夜反。又音世。觀國按：前漢高惠功臣表有貫侯胡害。顏師古注曰：貫，音式制反。然則蒙縣貫城當音世矣。春秋書郭公、夏五、夫人氏之喪，皆闕文也。則貫與相似，傳寫或誤焉。前漢高祖紀曰：常從王媼、武負、貫酒。顏師古曰：貫，賒也。當音市夜反。又地理志：汝南郡有慎陽縣。顏師古注曰：慎字本作滇，音眞。後誤爲慎，今猶有眞、眞、眞陽縣，字並單作眞，知其音不改也。闕駟曰：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觀國按：刻印而誤，則縣當陳請改正，旣不能改正，遂著爲圖經。修史者按圖經而纂集之，故誤莫之革也。

郢

史記：周成王封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楚文王自丹陽徙郢。楚頃襄王自郢徙陳。楚考烈王自陳徙壽春。命曰郢。觀國按：前漢地理志曰：江陵，故楚郢都。楚旣屢徙，至壽春，則去郢遠矣。地旣非郢，而猶命曰郢者，蓋楚嘗居郢而霸，則先世之威名已著於郢矣。後雖東徙，猶以先世威名自稱，覬楚之復大也。故雖東徙而猶命曰郢，亦猶南朝蕭氏出於蘭陵，而其後又創南蘭陵，各貴其所自出故也。今之郢州，乃楚之別邑，號郢亭者，非楚都之郢。

春陵

古春陵鄉屬零陵郡，今道州之地是也。而南陽亦有春陵。按後漢光武紀曰：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買。章懷太子注曰：春陵，鄉名，本屬零陵泠道縣。在今永州唐興縣北。元帝時徙南陽，仍號春陵。故

城今在隨州棗陽縣東。又按後漢宗室四王傳曰：城陽恭王祉，光武族兄，舂陵康侯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封於零陵冷道之舂陵鄉，爲舂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舂陵地勢下溼，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爲國名。觀國嘗怪考侯仁以舂陵溼毒而求內徙，元帝許之，徙於白水，所徙之地，既非始封舂陵之地，而仍號舂陵者，蓋仁之求徙，非因功也，有功而徙，乃可改封。今仁徙以地氣溼毒而求徙，則當時無改封之例，故雖許之徙，而猶號舂陵。蓋本封舂陵之爵，不可改故也。世祖改舂陵爲章陵，建武十八年，使中郎將耿遵築章陵城，自世祖有白水真人之應，而南陽舂陵之名遂大著，以此知地之興衰亦有時也。前漢地理志：零陵郡有冷道縣，應劭注曰：冷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顏師古注曰：宛陵在豫章，按豫章與零陵相去南北遠甚，水源亦不相通，蓋宛陵自有冷水，非冷道縣之冷水，應劭誤矣。

曲逆

史記陳平世家曰：高帝與功臣剖符定封，平爲戶牖侯。高帝至平城，爲單于所圍，七日，用陳平奇計，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陸士衡撰漢高祖功臣頌曰：曲逆宏達，好謀能深。五臣注文選曰：曲音區，句切。逆音遇。觀國按：前漢地理志：中山國有曲逆縣。注曰：蒲陽山蒲水所出，東入濡，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在蒲水之陰，以此攷之，則曲逆當以本字音是也。後漢郡國志曰：安險縣。

章帝更名安熹。苦陘縣。章帝更名漢安。曲逆縣。章帝更名蒲陰。蓋章帝惡險字苦字逆字而改之。則知當時曲逆無他音也。五臣何據而有去遇之音耶。前漢高祖紀曰。三月。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文穎注曰。曲遇。地名也。蘇林注曰。曲音鱗。遇音顛。顏師古注曰。鱗。丘羽反。或謂注文選者援此而音曲逆。然曲逆在中山。曲遇在河南。不可援以爲證。

衡

王荆公曰。衡山謂之衡者。以其與中國適平。孫宗鑑東臯雜錄曰。予嘗至衡山。觀水源。北流數百里。湍急而下。則衡山地勢甚高。觀國按。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是西北地勢高。而東南地勢下。故水皆歸東。此天下之勢也。瀟湘之源甚細微。至永衡而稍大。北流過長沙而入於湖。此三州之地勢也。三州之水。雖北流聚於湖。至岳陽則與大江合。而又東去矣。孫氏不以天下南北地形而論水勢。乃以三州之水北流。而遽謂衡山之地高。則誤矣。所謂與中國適平者。衡山之巔。與中國之地適平也。其實南方耕桑之地。則甚下。此理灼然。

鄴

史記蕭相國世家曰。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鄴侯。文穎注曰。鄴音贊。臣瓚注曰。今南陽鄴縣也。孫檢注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呼嗟。嗟舊字作鄴。今皆作鄴。所由亂也。前漢地理志。南陽郡有鄴縣。顏師古注曰。卽蕭何所封。又沛郡有鄴縣。顏師古注

曰。此縣本爲鄆。中古以來。借鄆字爲之耳。觀國按。沛郡鄆縣。中古以來。雖借鄆字。其實鄆亦音嗟。玉篇。廣韻皆曰。鄆。沛郡鄆縣。亦作鄆。所謂亦作鄆者。亦讀作鄆也。是則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蕭何所封。乃南陽之鄆也。二縣各有區別。苟不攷究。則相亂矣。後漢郡國志曰。沛國有鄆縣。劉昭注曰。曹騰封費亭。是也。觀國按。費亭乃春秋所謂費滑。蓋滑國都於費。在河南緱氏縣。亦當屬南陽之鄆縣。非沛國之鄆也。以鄆字相亂。故劉昭誤注耳。

胸認

漢有胸認縣。屬巴郡。廣韻曰。胸音蠡。認音閏。漢胸認縣名。在巴東郡。下溼多胸認蟲。許慎說文曰。胸音閏。認音蠡。說文與廣韻音正相反。觀國按。唐人李濟翁資暇錄。胸字又用作胸字。從句。則胸宜音閏。說文爲是也。前漢地理志。巴郡有胸認縣。顏師古注曰。胸音劬。後漢郡國志。巴郡有胸認縣。晉書地理志。巴東郡有胸認縣。晉書音義曰。胸認音蠡。閏然則兩漢謂之胸認。胸又音劬。而晉書又謂之胸認。疑有不同者。蓋許慎說文已釋二字。則漢當已有胸認之名。班固用字多假借。或者偏旁。故以認爲忍。顏師古不稽攷。遽音胸爲劬。師古誤也。巴東諸縣初無易名者。惟後漢有分置者。而古名固不廢也。按前漢地理志。齊郡有臨胸縣。東郡亦有臨胸縣。東海郡有胸縣。此三縣顏師古皆音胸作劬。蓋此三縣音胸作劬是也。獨巴郡胸認非劬音。顏師古其必援三縣之音。而誤巴郡之胸耳。

史記大宛列傳太史公贊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鄧展注曰：尙書導河積石。是爲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觀國按：史記張騫傳曰：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朶。于闐其南。則河源出焉。然則烏孫、扞朶、于闐皆騫所傳聞。未嘗身至其國也。但聞河源出于闐之南而已。是雖有窮河源之文。而其實騫未嘗至河源。尙何崑崙之責耶。尙書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然則禹導河水。其功力始於積石耳。而鄧展注史記。乃謂河源出於積石。則誤矣。前漢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按張騫傳亦未嘗言兩源。蓋班固得於他書。類集而作史者也。

雜

前漢地理志：河南郡雒陽縣。顏師古注曰：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觀國按：史記河渠書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又史記封禪書曰：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平王元年。東徙雒邑。由此觀之。則司馬遷作史記時。已用雒字。非光武以後改也。漢雖火行。然漢字亦從水。未嘗改避。豈於洛字獨改之哉。本用洛字。而司馬遷、班固多假借用字。故亦通用雒字耳。魚豢之說非也。

鄭

前漢地理志。京兆尹有鄭縣。班固曰。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應劭曰。周宣王母弟友所封。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也。顏師古曰。春秋外傳云。幽王既敗。鄭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故左氏傳云。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又鄭莊公云。吾先君新邑於此。蓋道新鄭也。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瓚說非也。又地理於河南郡有新鄭縣。班固曰。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應劭曰。國語云。鄭桓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敗。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洛邑。遂伐虢。會而并其地。而邑於此。後漢郡國志。京兆尹有鄭縣。劉昭注曰。鄭桓公封於此。又郡國志。河南郡有新鄭縣。鄭世家曰。桓公友初封於鄭。爲周司徒。幽王以褒后故。諸侯叛之。公問周太史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對曰。洛東虢郟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民皆愛公。公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卒徙洛東。而虢郟果獻十邑。觀國按。詩鄭國風。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蓋詩之鄭。乃河南之新鄭。武公之始邑也。京兆之鄭。乃桓公之封。至於平王東遷洛邑。武公始邑於新鄭。故鄭莊公曰。吾先君新邑於此。先君謂武公也。由此觀之。則京兆之鄭。實桓公所封。而河南新鄭。卽武公所徙之邑明矣。亦猶豐之有新豐也。高帝沛郡豐人。及高祖定天下。都關中。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謂之新豐。

亦如鄭之有新鄭也。又漢中郡有南鄭縣者。京兆之鄭在西。河南之鄭在東。則漢中之鄭在南。故以南別之也。

武陵

晉書良吏傳。潘京。武陵漢壽人。太守趙厥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沙陽界。與夷相接。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觀國按。前漢地理志。武陵郡。注曰。高帝置。又有義陵縣。又志曰。楚地。翼軫之分野。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以此觀之。則武陵郡乃漢高帝所置。非後漢立號。晉書潘京之談誤矣。按後漢郡國志。武陵郡。劉昭注云。先賢傳曰。晉武陵太守趙厥。問主簿潘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寧。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爲所攻破。光武時移東出。遂得見全。先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然則晉書採先賢傳之語。而作潘京傳者也。夫採雜記之書。而作史。不免於誤矣。

方山

杜子美懷李白詩曰。方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方山未詳。觀國按。後漢郡國志。廬江郡尋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方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方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年。桓元遺書於方山惠遠法師。然則方山者廬山也。李太白嘗遊廬山舊矣。子美旣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譖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

招隱爲廬山之遊也。

龜茲

前漢地理志。上郡龜茲縣。應劭注曰。龜茲音丘慈。觀國按字書。龜居遼切。又居求切。蓋居求切者音鳩。亦收在鳩字韻中。然則龜茲當音鳩慈。而應劭音龜作丘者。於字書居求切。誤調入丘音也。其餘史書並音龜茲作丘慈者。實應劭倡其誤耳。龜茲者。西域之國名。其國不坐上郡。而上郡取以爲縣名者。顏師古以爲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爲名。理或然也。文士以或用龜字作鳩音用之。張平子西京賦曰。撫紫貝。搏善龜。溢水豹。鬣潛牛。蓋用龜字作鳩音。與牛字協聲韻也。匈奴有休屠王。而漢武威郡有休屠縣者。蓋武威郡有休屠王故地。漢武帝太初四年。置武威郡。故其縣以休屠爲名。此固當然。與龜茲縣異矣。

交趾

前漢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爲南海。交趾等郡。前漢地理志。交趾郡。注曰。武帝元鼎六年。開。後漢光武紀。建武五年。交趾牧鄧遜奉貢。章懷太子注引輿地志曰。其夷足大。指開坼。兩足並立。指則相交。應劭注曰。始開北方。遂交於南。爲子孫基趾。故曰交趾。又後漢郡國志。交趾郡。觀國今攷漢武紀言交趾。用趾字。又地理志言交止。用止字。後漢光武紀言交趾。用趾字。又郡國志言交趾。用趾字。其用字既不同。而注釋者或謂足指相交。或謂子孫基趾。亦不同。觀國按禮記王制云。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鄭

氏注曰。交趾。足相鄉。蓋雕題者。黥其額也。交趾者。足相鄉也。其俗所生所習如此。然則當用趾字。而史或用趾止二字者。假借用之也。應劭以爲子孫基趾。蓋牽於從阜之趾。遂誤訓耳。

著

春秋襄公十年左氏傳曰。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杜預注曰。著雍。晉地。陸德明音義曰。著。都慮反。觀國按。廣韻平聲曰。著。直魚切。引爾雅曰。太歲在戊曰著雍。然則左傳著雍之著。當爲平聲。直魚切。陸德明音誤矣。前漢地理志。濟南郡有著縣。顏師古注曰。著。音竹庶反。又直庶反。韋昭以著爲著龜之著。音紀咨反。觀國按。前漢地理志後序曰。竢我於著乎。而顏師古注曰。齊國風著詩之詞也。著地名。卽濟南郡著縣。音直庶反。陸德明毛詩音義曰。著。直屢反。蓋直庶反。直屢反同一音。此音是也。地名不可以呼兩音。而顏師古於前漢志濟南郡著縣列兩音者非也。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宣子使城著。杜預曰。著。晉邑。陸德明音義曰。著。直據反。又昭公四年九月。取鄆。左氏傳曰。著。丘公立而不撫鄆。又昭公十四年左氏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陸德明音義皆曰。著。直居反。蓋地名有字同而音各不同者。此類是也。非謂一縣而立兩音也。觀國按。許慎說文著字亦作著。廣韻曰。著。直魚切。引爾雅太歲在戊曰著雍。又音張慮切。明也。又音丁呂切。任也。又音遲倨切。匙筯也。又音直略切。附也。又音張略切。服衣於身也。諸音雖不同。然本用著字。蓋篆文惟有從竹之著。亦或作著耳。俗書有著字。非是。史記貨殖傳曰。子貢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注曰。子貢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如貯。又貨殖傳曰。越王勾踐用計然。

積著之理。然則所謂廢著。所謂積著。皆讀音貯。字書丁呂切者是也。史記孔子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賈。裴駟注曰。廢舉謂停貯也。物賤則買。停貯。貴即轉易貨賣。史記平準書曰。富商大賈。廢居居邑。注曰。廢居者貯蓄之名也。然則所謂廢居。所謂廢舉。其義與廢著同。司馬氏異其辭耳。

蔑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左氏傳曰。公攝位而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杜預曰。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左傳音義曰。蔑。亡結反。公羊傳曰。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於昧。昧者何地期也。公羊音義曰。昧。亡結反。穀梁傳曰。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昧。昧地名也。范甯曰。昧。魯地。穀梁音義曰。昧音蔑。觀國按。左氏用蔑字。公羊用昧字。穀梁用昧字。然字書。蔑。莫結切。而昧昧二字音昧。又音秣。不與蔑同音也。假借用字。惟地名不可以立二音。故毫或用薄。柴或用費。濟或用沛。凡此皆一音毋傷也。昧昧二字與蔑分兩音。亦非通用。以此定地名。豈不致疑耶。陸德明以昧昧二字皆音蔑。固不得不音以爲蔑也。若覈其聲韻。則爲無所據矣。後漢郡國志。魯國卞縣。注曰。縣南有姑城。引春秋隱公元年盟於蔑。然則常用蔑字。不必改作也。史家多慕此類假借字。如周亞夫封條侯。而或變條爲修。王莽傳曰。信鄉侯。修上言。顏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封新鄉侯。古者新信同音。凡此皆字書所不載者也。君牙曰。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夏禹輕刑之法。作呂刑。故許慎說文曰。呂。力舉切。又作膂。廣韻引字林曰。呂。脊骨也。亦作膂。此非假借也。蓋自有通用。如此類者。無所疑也。

闕

前漢戾太子傳曰。戾太子死於湖。宣帝詔以湖闕鄉邪里聚爲戾園。後漢郡國志。宏農郡湖縣有闕鄉。章懷太子注曰。戾太子南出葬在闕鄉。觀國按。玉篇。廣韻皆曰。闕音文。宏農湖縣有闕鄉。汝南西平有闕亭。俗作闕。以此知本用闕字。俗以闕字代之也。闕字門中從旻。按字書。旻。火域切。舉目使人也。故旻字篆文爲目下支。則旻固有篆文矣。若闕字則無篆文。不可遵用。班固作史好用古文字。而於戾太子傳用俗書闕字。何耶。

台

春秋襄公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杜預注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陸德明音義曰。台。勅才反。又音臺。又音翼之反。觀國按。地名當從一音。而陸德明於台字列三音。將何所從也。今按前漢地理志。琅邪郡橫縣。班固注曰。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顏師古注曰。台音怡。然則春秋書圍台。當音怡。陸德明音翼之反者是也。後漢郡國志。泰山郡有台亭。屬費縣。乃其地也。若勅才反者。所謂台栝。所謂天台山是也。若音臺者。古人或以鴛鴦爲鴛台是也。台字三音。各有區別。苟列三音於一字之下。是自疑也。何以取信於後學。台音怡者。其義則我也。怡也。尚書凡言台者。其如台之類。皆訓我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又曰。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如此類。皆訓悅也。徐廣曰。不台者。無台輔之德。乃讀台爲胎。誤矣。

九州

舜十有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營也。禹貢九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也。周禮職方氏九州。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爾雅九州。冀、豫、雍、荆、揚、兗、徐、幽、營也。前漢地理志曰。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觀國按。堯遭洪水。鯀治九載。績用弗成。禹繼其事。治水成功。禹貢所言。乃治水成功之實。故禹貢惟列九州。方禹治水成功之時。堯尙在位。則當堯之時。天下惟九州耳。及堯禪舜。舜卽位。始分九州。爲十有二州。則是禹別九州於前。而舜肇十有二州於後也。以書攷之。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元圭。告厥成功。此蓋堯在位之日。禹功已成。故錫元圭以告成功。及堯禪舜。舜卽位。咨四岳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此蓋舜卽位。首咨四岳。以禹前有治水之大功。故用禹爲司空。乃宰相之任也。舜典曰。肇十有二州。孔安國傳曰。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有二州。以此觀之。則當堯之時。禹別九州。及舜卽位。始分十有二州。固可知矣。班固於漢書地理志。以爲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班固誤也。夏商周皆循九州之制。周禮職方氏九州。無徐、梁。而有幽、并者。蓋徐、梁入於青、雍。而析冀州以爲幽、并也。爾雅九州。無青、梁。而有幽、營。郭璞注。謂商制也。世傳爾雅周公所作。而其列九州。則用商制。何耶。至漢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兼徐、梁、幽、并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斥地遠矣。周之時。所經理者。中原之地而已。中

原之地平而山澤少。故井田之法。以比閭、族、黨、州、鄉、鄰、里、都、鄙、縣、遂。寓之於井、邑、丘、甸、縣、都之制。自九夫爲井。積而至於百里爲一同。王畿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其制軍也。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法。而寓之于農。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以當一鄉之軍。六鄉七萬五千人。以當六鄉之軍。六鄉之軍出。則無不勝。此中原之定制也。其外則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山林川澤多。而可耕之地少。與中原之地不同。然則後世無封建之法。而欲遽行井田。以致太平。斯亦難矣。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牧之制。先古已有之。周能損益變通。至於大備。故也。山海經不知何人作。其言皆九州之外。耳目之所不及者。頗怪而不可信。古之聖人作書如六經者。所以信於天下。後世以爲常經法。如耳目之所不及者。聖人固略而不論也。然則山海經者。非聖人之所作可知矣。史記孟軻傳曰。騶衍作終始大聖之篇。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其言謬悠不經。殆未能籠陋民。宜後世君子鄙其學。蓋與田疇慎到之徒一體。皆聖人之罪人也。

鄆

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鄆。杜預曰。鄆今潁川鄆陵縣。陸德明春秋釋音曰。鄆於晚反。又於建反。又於然反。觀國竊謂地名不可以呼兩音。而今此開三音者。按廣韻平聲鄆於乾切。又於晚切。鄆陵縣名也。亦作僞。上聲鄆於憲切。引左傳晉侯鄭伯戰於鄆陵。蓋字書雖有三分音。而於鄆之地則別無二義。

陸德明見其有三音。故皆列於釋音。要當從一音讀可也。前漢地理志。陳留郡有僑縣。應劭曰。鄭伯克段於鄆是也。又潁川郡有僑陵縣。而後漢郡國志。潁川郡有僑陵縣。注曰。春秋克段於鄆。然則或用鄆字。或用僑字。或用隲字。三字通用也。春秋桓公十三年。左氏傳曰。及鄆。亂次以濟。成公十二年。傳曰。無禮必食言。杜預曰。爲十六年鄆陵戰。經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鄆陵。襄公十三年。傳曰。是以不德而亡師於鄆。昭公四年。傳曰。遷賴於鄆。又曰。楚無晉備。以敗於鄆。又十三年。傳曰。王沿夏。將欲入鄆。凡此春秋及左氏傳。或言鄆。或言鄆陵。陸德明釋音。皆作於晚反。而杜預皆以潁川郡鄆陵縣爲訓。蓋一地也。史記韓世家。宣惠王十四年。秦伐敗我鄆。徐廣曰。潁川郡鄆陵縣。鄆於乾反。至今鄆陵縣呼鄆爲平聲。其音不改也。然則當呼鄆作平聲。順古今人所呼之音也。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又有鄆縣。顏師古曰。鄆一戰反。此別是一縣也。

縣同名

前漢地理志。齊郡有臨朐縣。東萊郡又有臨朐縣。應劭曰。臨朐山也。顏師古曰。各以所近爲名。蓋二縣皆以臨朐山而同爲名也。九江郡有曲陽縣。應劭曰。在淮曲之陽。東海郡又有曲陽縣。應劭曰。在淮曲之陽。蓋二縣皆以在淮曲之陽而同爲名也。齊郡與東萊郡相附近。九江郡與東海郡相附近。故其取縣名。則各以其山與水所近者爲名。理固然也。若夫二郡相遠。而縣名亦有同者。東海郡有武陽縣。犍爲郡又有武陽縣。臨淮郡有高平縣。安定郡又有高平縣。武都郡有武都縣。五原郡又有武都縣。平原郡有富平縣。

北地郡又有富平縣。涿郡有高陽縣。琅邪郡又有高陽縣。桂陽郡有陰山縣。西河郡又有陰山縣。安定郡有安定縣。交趾郡又有安定縣。臨淮郡有廣平縣。廣平國又有廣平縣。千乘郡有平安縣。廣陵國又有平安縣。潁川郡有定陵縣。汝南郡又有定陵縣。東海郡有開陽縣。臨淮郡又有開陽縣。琅邪郡有平昌縣。平原郡又有平昌縣。平原郡有阿陽縣。天水郡又有阿陽縣。清河郡有東陽縣。臨淮郡又有東陽縣。豫章郡有宜春縣。汝南郡又有宜春縣。東海郡有新陽縣。汝南郡又有新陽縣。沛郡有建成縣。勃海郡又有建成縣。左馮翊有高陵縣。琅邪郡又有高陵縣。左馮翊有武城縣。襄定郡又有武城縣。鉅鹿郡有新市縣。中山國又有新市縣。東海郡有東安縣。城陽國又有東安縣。金城郡有金城縣。隴西郡又有金城縣。凡此皆二郡相遠而縣名同者也。古之封爵多取縣名。故前漢王子侯年表有平昌侯劉卬。宜春侯劉成。建成侯劉拾。新市侯劉吉。安定侯劉賢。東陽侯劉洪。東安侯劉彊。建陽侯劉咸。廣平侯劉德。新陽侯劉永。又高惠孝文功臣年表有廣平侯薛歐。高陵侯王虞。景武昭宣功臣年表有新市侯王棄之外。戚恩澤侯年表有建成侯呂釋之。宜春侯王訢。富平侯張安世。高陽侯薛宣。高陵侯翟方進。凡此所封皆有兩縣同名。既非鄉土。悉係泛封。應當食一縣。未有食兩縣者。不知當時所封。獨取何縣。攷之漢書無所辨異。則當時有司定封爵者率爾而然耶。

地名旁犯

襄邑縣。土人呼其地爲襄陵。按前漢地理志。陳留郡襄邑縣。顏師古注曰。本承箱縣。襄陵鄉。宋襄公所葬。

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箱卑濕。故徙縣於襄陵。謂之襄邑縣。然則土人呼襄邑爲襄陵是也。然河東自有襄陵縣。前漢地理志。河東郡襄陵縣。注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若呼襄邑之地爲襄陵。有同乎河東之襄陵。是自設疑也。毘陵縣。土人呼其地爲延陵。按前漢地理志。會稽郡毘陵縣。注曰。季札所居也。舊延陵。漢改之。然則土人呼毘陵爲延陵是也。然代郡自有延陵縣。前漢地理志。代郡有延陵縣。若呼毘陵之地爲延陵。有同乎代郡之延陵。是自設疑也。亦如關中有咸陽縣。雲中郡正有咸陽縣。宣州有南陵。而京兆尹正有南陵縣。鼎州之地有武陵。而漢中郡正有武陵縣。韶州之地有曲江。而漢西都曲江之名甚著。要當分別。毋狃於疑似可也。若蘭陵之有南蘭陵。兗州之有南兗州。不羹之有東不羹。西不羹。屈之有南屈。北屈。凡此類。古人亦慮其重複。故以東西南北別之也。

羹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有羹頡侯劉信。前漢王子侯年表有頡羹侯劉信。服虔曰。頡音夏。擊之夏。在史記言羹頡。在漢書言頡羹。不同者。觀國按。史記楚元王世家曰。高祖長兄伯蚤卒。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丘嫂食。嫂厭叔。詐爲羹盡。轅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尙有羹。高祖怨其嫂。及高祖爲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裴駟注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由此觀之。則史記年表謂羹頡侯者是也。漢書年表顛倒其文爲頡羹。誤矣。潁川郡地名有不羹者。羹音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諸侯其畏我乎。子

革對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預曰。四國。陳、蔡、二不羹。陸德明音義曰。羹音郎。又十三年傳曰。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音義曰。羹音郎。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襄城縣有西不羹。顏師古曰。羹音郎。後漢郡國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章懷太子注引杜預曰。縣西北有不羹亭。又襄城縣有西不羹。注引杜預曰。有不羹城。然則子革謂陳、蔡、不羹爲四國者。乃杜預所謂陳、蔡、二不羹也。二不羹乃東西不羹。以此知春秋時已分東西不羹矣。羹音郎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招魂曰。肥牛之臠。臠若芳。和酸若苦。陳吳羹。濡鼈炮羔。有柘漿。鵠酸。鴈鳧煎鴻。鷓以音韻叶之。亦讀羹曰郎也。凡地名有他音者。字書亦多不載。羹音郎之類是也。

闕地

地名有歷時既久。文籍散失而不可攷者。春秋桓公十一年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九月。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僖公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杜丘。文公十年秋。及蘇子盟於女栗。冬。楚子、蔡侯次於厥貉。十三年冬。衛侯會公於沓。成公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於瑣。澤。秋。晉人敗狄於交剛。十七年十有一月壬子。公孫嬰齊卒於狸。十八年冬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於虛打。襄公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子於善道。二十一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於商任。昭公十一年五月。仲孫纘會邾子盟於禚。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於厥憇。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

於鄆陵。定公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於安甫。桓公十年，左氏傳曰：虞公出奔共池。僖公二年，左氏傳曰：始漏師於多魚。襄公十九年，左氏傳曰：齊及晉平盟於大隧。凡此春秋及左氏傳所書地名，杜預皆曰闕。晉時去周、秦、漢未遠，雖經秦火，而漢人文籍甚備，以杜預之博學，於春秋闕地有所不能攷，況後世屢罹兵火，書籍錯亂，非特闕地而已也。前漢地理志：左馮翊徵縣，顏師古曰：徵音懲，縣卽今之澄城縣。引左傳取北徵卽此地，而杜元凱未詳其處，蓋改徵爲澄，遂昧而不可攷耳。右扶風有郁夷縣，班固引詩：周道郁夷。顏師古曰：四牡詩：四牡騤騤。周道逶遲。韓詩作周道郁夷。故班固因用郁夷字耳。琅邪郡有計斤縣，顏師古曰：卽左氏傳所謂介根也。語音有輕重耳。遼東郡有無慮縣，顏師古曰：慮音閩，卽所謂醫巫閭也。西河郡有圓陽縣，又有圓陰縣，顏師古曰：圓字本作圍，圍陽在圍水之陽，圍陰在圍水之陰。後誤爲圓字。今有銀州銀水，卽是舊名猶在，但字變耳。漢右扶風之槐里縣，在周時名犬丘，秦更名廢丘。漢高祖三年，更名槐里，而王莽又改爲槐治。凡此類皆因更改而變易其字面。又至於訛其聲音，苟書籍湮亡，則又闕軼而不可攷，毋足怪也。前漢路溫舒傳曰：溫舒舉孝廉爲山邑丞。顏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若此者，雖博學不能措辭也。

改地名

前漢地理志：曲陽縣凡有五。東海郡有曲陽縣，九江郡有曲陽縣，常山郡有上曲陽縣，鉅鹿郡有下曲陽縣，交阯郡有曲陽縣。應劭曰：東海、九江、曲陽縣皆在淮曲之陽，然則常山、鉅鹿之曲陽當爲河曲之陽，而

交趾濱海。當爲海曲之陽也。上曲陽在上流。下曲陽在下流。故以上下別之。大抵地名同。則分東西南北。上下左右以別之。王根在漢成帝時。爲大司馬。封曲陽侯。曲陽有五。不知當時所食何地。根嘗薦王莽。自代。及莽得志而根已死。莽以曲陽非令稱。乃追謚根爲直道侯。蓋莽心惡忌曲字而改之也。廣平國有曲周縣。又有曲梁縣。王莽惡曲字。改曲周爲直周。曲梁爲直梁。太原郡有陽曲縣。隋文帝自以姓楊。心惡陽曲之號。乃改爲陽直。中山國有曲逆縣。又有安險縣。又有苦陘縣。漢章帝心惡曲逆險苦之字。故改曲逆爲蒲陰。改安險爲安熹。改苦陘爲漢昌。若此類。皆出於心有惡忌而改之者。凡內不足者。外多疑醜。其是之謂乎。古人以曲險之字名縣者甚多。山陽郡有曲鄉縣。東萊郡有曲成縣。琅邪郡有海曲縣。東海郡有平曲縣。會稽郡有曲阿縣。桂陽郡有曲江縣。廣平國有南曲縣。遼東郡有險瀆縣。若此者。又焉得悉改之哉。春秋桓公六年。左氏傳曰。公問名於申繻。對曰。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蓋不以國者。慮廢國之號也。不以山川者。慮廢山川之號也。魯有具山。敖山。魯獻公名具。魯武公名敖。魯既諱獻武之名。則具敖二山。其名廢矣。魯周公禮義之國也。而於曲禮。或不能遵焉。況於後世乎。漢文帝名恆。改恆山爲常山。漢光武叔父名良。改壽良縣爲壽張縣。漢殤帝名隆。改隆慮縣爲林慮。北齊文宣太子名商。改商州爲趙州。隋煬帝名廣。改廣平郡爲永平。凡此類。皆以名而廢國邑。山川之號也。又有以率意而改作者。秦始皇以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故東巡以厭之。而改金陵爲

秣陵。漢光武更芒縣爲臨睢。漢安帝以孝德皇后葬於清河郡之厝縣。而改名甘陵。又改千乘郡之狄縣爲臨濟。始皇忌金陵之氣。而不務修德。海內分崩。漢安忌夷狄之稱。而權歸鄧氏。王度以此。然則率意改作。豈有益哉。且地名者。古所傳也。旣以惡忌而改之。又以名諱而改之。又以率意而改焉。不亦太多事耶。濟南郡有於陵縣。而齊有庚於陵。河內郡有野王縣。而陳有顧野王。此以國邑爲名也。一介寒士。尙踰典禮。得無媿哉。

構

春秋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於構李。杜預注曰。構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陸德明音義曰。構音醉。前漢地理志。會稽郡由拳縣。注曰。故就李鄉。吳越戰地也。應劭注曰。古之構李也。啖助春秋纂例曰。於越敗吳於雋李。在春秋謂之構李。在杜預注謂之醉李。在前漢地理志注謂之就李。在春秋纂例謂之雋李。蓋構與醉同音。可通用。而就字與構不同音。前漢地理志注曰。故就李鄉。則先有鄉而後有城。宜就在前。構在後也。雋乃構之省文耳。後漢郡國志。吳郡由拳縣。章懷太子注曰。左傳。越敗吳於構李。引干寶搜神記曰。秦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至。令囚徒十萬人掘汗其地。表以惡名。故改曰由拳。然則當自構李改爲由拳也。構李之名。未見其善。而表以惡名。乃改爲由拳。然由拳之名。亦未見其惡。始皇之分美惡。如此之未審。何耶。

春秋僖公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鄆。杜預注曰。鄆魯地。陸德明音義曰。鄆力知反。按字書平聲有鄆字。呂知切。魯地也。入聲有鄆字。郎擊切。縣名在南陽。亦姓也。所謂呂知切魯地者。卽春秋敗莒於鄆是也。所謂郎擊切縣名在南陽者。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鄆縣。如淳注曰。鄆音躄。躄之躄。蓋躄躄之躄。音持益切。與擲字同音。乃與字書入聲郎擊切者。音訓不同矣。又宏農郡析縣注曰。黃水出黃谷。鞠水出析谷。俱東至鄆。入湍水。顏師古曰。鄆音持益反。蓋持益反者音擲。乃如淳所謂音躄躄之躄也。顏師古用如淳之音耳。然前漢鄆商傳顏師古注曰。鄆音歷。此乃字書入聲郎擊切爲姓者也。師古於鄆商傳旣已音鄆爲歷矣。又於地理志析縣注音鄆爲持益反。是音訓不相應也。觀國按。鄆字在魯地者音力知反。在南陽者音歷。而姓亦音歷。如鄆商。鄆食其。鄆炎。鄆道元之類。皆音歷也。若夫音持益反者。雖設此音。與姓不合。茲爲贅矣。

廋

廋字毗至切。下從畀字。書曰。畀國名也。此卽舜封象於有廋者也。庫字下從卑。字書曰。部弭切。下也。又中伏舍也。又屋庫也。於字書廋字在去聲。與鼻字同韻。庫字在上聲。與婢字同韻。二字音與義皆不同。書史中用有廋多作庫字。如孟子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用庫字者。訛誤也。然前漢昌邑王賀傳曰。舜封象於有鼻。顏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此用鼻字者。廋與鼻皆從畀。又同音通用之無嫌也。鄒陽傳曰。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卑。又用卑字者。班固假借

用之耳。而服虔注曰：卑音界與之界，非也。雖借用卑字，亦與虜同音。

會缶

前漢高祖紀曰：十一年七月，淮南王布反。十二年十月，上破布軍於會缶。孟康注曰：會缶音僧保，邑名，屬沛國蘄縣。蘇林注曰：缶音番，晉灼注曰：鄉名也。顏師古注曰：會，二外反。缶，丈瑞反。缶本作番，觀國按：前漢英布傳曰：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番。又按史記高祖紀：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十二年十月，擊破布軍會甄。又史記黥布傳曰：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甄。蓋前漢英布傳作番字，史記紀傳皆作甄字。番上從垂，在字書爲霽。然則甄番皆從垂，其旁或從瓦，或從缶，其實一字也。當依顏師古音丈瑞反。而漢書高祖紀作缶者，省文也。前漢地理志：沛郡蘄縣有垂鄉。顏師古注曰：垂音直恚反。後漢郡國志：沛國蘄縣，章懷太子注曰：高祖擊黥布於會甄。然則地理志用垂字者，亦省文也。凡省文，必存其母而省其枝葉。垂者母也，瓦缶枝葉也。班固於地理志省瓦缶而用垂可也。於高祖紀乃省垂而存缶，誤矣。

輒

史記楚漢以來侯者年表有輒譱侯杆者。又建元以來王子侯年表有城陽頃王子輒侯劉息。徐廣注曰：輒一作報。觀國按：前漢地理志：河東郡有狐譱縣。又景武昭宣功臣年表有輒譱侯杆者。顏師古注曰：輒讀與狐同譱之涉反。以此知史記年表輒譱侯乃狐譱侯也。杆者乃姓杆名者也。又王子侯年表有城陽頃王子劉息封輒侯。顏師古注曰：輒卽瓠字也。以此知史記年表輒侯乃瓠侯也。徐廣云輒作報，誤矣。史

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有蒯城侯周緤。而前漢高祖功臣侯年表有蒯城侯周緤。顏師古注曰。蒯音陪。又音普肯反。觀國按。前漢周緤傳曰。十二年更封緤爲鄆城侯。服虔注曰。音菅蒯之蒯。蘇林注曰。鄆薄回反。顏師古注曰。鄆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以此觀之。則鄆字是也。蒯字非也。史記用蒯字。故服虔有菅蒯之音耳。玉篇曰。鄆薄梅切。鄉名也。廣韻平聲曰。鄆薄回切。鄉名。在扶風。上聲曰。鄆普等切。引穆天子傳云。西征至鄆。郭璞注云。國名也。以此知鄆成侯當音薄回切。其地在扶風是也。周古都鎬京。而穆天子西征至鄆。則鄆又在鎬京之西。於字書音普等切者是也。此自是一國名。非扶風之鄆。

鄆蒿

左氏春秋經曰。桓公十五年夏。許叔入於許。公會齊侯於艾。左氏傳曰。公會齊侯於艾。謀定許也。公羊春秋曰。公會齊侯於鄆。啖趙春秋纂例差謬略曰。公會齊侯於蒿。啖助曰。若是艾。不應誤爲鄆。若是鄆。不應誤爲艾。未知孰是。觀國按。春秋隱公十八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左氏傳曰。盟於艾。始平於齊也。杜預注曰。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然則艾乃齊魯之境。二君相見之地也。桓公十五年夏。許叔入於許。公會齊侯於艾。左氏傳曰。謀定許也。蓋許國與齊魯相接。齊魯二君會於艾。謀在定許。於地理皆順。況隱公六年嘗盟於艾矣。當以艾字爲是。鄆乃常山郡之鄆縣。漢光武卽位於鄆。改爲高邑者也。鄆非齊魯相會之地。蒿亦未詳。按啖趙春秋纂例地名譜。於桓公十五年不著蒿地。而盟會譜於桓公十五年曰。公會

耶。齊侯於艾。既於盟會譜言艾。而於差謬略反曰公會齊侯於蒿。則蒿字爲非矣。啖氏乃曰未知孰是何

學林卷第七

柳子厚非國語

國語曰：宣王不籍千畝，富辰諫。柳子厚非曰：古之必籍千畝者，禮之飾也。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觀國按：禮，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粢盛衣服皆備，然後可以享宗廟。蓋王者身致其誠，以盡孝道。舉此以率天下，皆知勸于耕，勸于蠶，其意若曰：思天下匹夫匹婦，有惰于耕而受其飢者，有惰于蠶而受其寒者，今我以天子之尊，且不敢忘耕事也。我親率之，冀天下皆知勸于蠶，而民無受其寒者矣。亦猶聖人躬儉以率天下也。聖人豈能必天下之不爲侈靡哉？吾示之以儉，則天下觀而化。庶幾侈靡之習可革也。然則王者親耕籍，實爲政之大者。至于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此亦爲政之不可缺者。豈爲耕籍而遂廢之哉？若夫不能時使，而奪民之力，不能節用，而殫民之財，以至有無之不通，鄉閭之不和，是人君失政治之道，非籍千畝之過也。若曰：籍千畝者，徒舉也，非實惠也，則向所謂躬儉者，亦徒舉耶。

國語曰：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柳子厚非曰：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譏譏者，又足記耶。觀國按：太子晉諫語文而辨，實可嘉。秦漢以來文士，未能多過，非譏譏之徒也。

國語曰：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柳子厚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陽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鬪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觀國竊謂天地之有山川，猶人之有支體血氣也。天地陰陽之氣不和，則有山崩水竭之災。一人之身，陰陽之氣不和，則變而爲疾。聖人與天地同體，懼陰陽之氣不和，則爲災爲疾。夫爲災爲疾者，變也。故春秋書沙鹿崩、梁山崩者，記變也。左氏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意謂王者不能修德以召和而變見焉，則國有亡之道也。

國語曰：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云。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柳子厚非曰：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觀國按：單穆公云可後之者，其必時未宜用大錢也。先之而召災者，其必時未宜用而亟用之，則法有不當于民之心者也。法不當于民之心，則亂之招也。豈惟災而已耶？

國語曰：獻公卜伐驪戎，柳子厚非曰：卜者聖人用以毆陋民也，非常用而取信焉。雖勿用之，勿信之可也。觀國按：聖人于卜筮，有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其妙至于窮神知化，非但毆陋民而已也。

國語曰：獻公問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柳子厚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觀國按：詩書有曰：古人有言，有曰：夏諺，有曰：周諺，此皆與童謠一體。蓋皆君子之言也。特假曰：古人曰：夏諺，曰：周諺，曰：童謠耳。故詩三百率多婦人女子小夫賤者之所爲，苟其言有理，而不悖于道，雖童謠何傷焉。

國語曰。晉饑。公問于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柳子厚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也。聖人獨救饑也。耶。其言則遠矣。觀國按。箕鄭所對。蓋出于孔子。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乃推本而言之也。以謂晉君苟信素著于民。則饑不足患耳。若曰。發廩以濟之。告糴于隣國。此有司之常典。非所以答晉君之問也。國語曰。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柳子厚非曰。耳之于聲也。猶口之于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觀國按。聲音與政通。故詩有所謂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亡國之音。以其雅。鄭異也。正聲雅而鄭聲淫。治世之音。正聲也。亂世亡國之音。淫聲也。平公說新聲者。捨正聲而說淫聲。則將溺于亂世亡國之音。而政其頹矣。師曠知音者也。因以發諷曰。公室其將卑乎。禮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爲人君者。慎其所好。惡而已矣。由此觀之。則師曠之言。不爲過也。書曰。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夫口耳之習不慎。而至于亡國喪家者。有之。固不特公室卑而已也。

古賦題

司馬相如子虛賦中。雖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貫通一意。皆子虛賦也。未嘗有上林賦。而昭明太子編文選。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爲始。以爲上林賦。誤矣。蓋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亡

是公者。亡是人也。故空藉此三人爲因。以諷諫奏之。其賦曰。楚使子虛。使于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其末曰。二子愀然改容。趨若自失。遂巡避席曰。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此子虛賦始終一意。不可析其半。以爲上林賦。則意遂中絕。不可讀矣。班固作兩都賦序曰。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賦始曰。有西都賓。問于東都主人。中曰。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末曰。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此首尾貫一賦也。其名爲兩都賦。而其序亦曰。兩都賦序。可以見也。昭明太子乃析而爲西都賦。東都賦。誤矣。昭明太子自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析而爲東都賦。然其文與上句相連。不可析也。後漢張衡傳曰。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以諷諫。其賦始曰。有憑虛公子者。學乎舊史氏。言于安處先生。中曰。安處先生似不能言者。筦爾而笑。末曰。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尙茲。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衡自謂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蓋與班固兩都一體。通爲一賦。昭明太子亦析而爲西京賦。東京賦。亦誤矣。昭明太子自安處先生似不能言。析而爲東京賦。然其文亦與上句相連。亦不可析也。左思作三都賦序曰。余旣思摹二京而賦三都。蓋亦擬張衡二京而爲三都賦。其賦始曰。有西蜀公子者。言于東吳王孫。中曰。東吳王孫。驪然而哈。終魏國先生有睟其容。而其末曰。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矍焉相顧。懍墨而謝。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其名爲三都賦序。昭明太子析而爲蜀都。吳都。魏都三賦。亦誤矣。三都其文上下相連。不可析也。析之則意亦中絕。不可讀矣。惟張衡南都賦別是一賦。夫賦題者綱領。

也。綱領正則文意通。昭明太子何爲其多析也。

古賦序

傅武仲舞賦、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本皆無序。梁昭明太子編文選，各析其賦首一段爲序。此四賦皆託楚襄王答問之語，蓋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誤認唯唯之文爲賦序，遂析其辭。觀國按：司馬長卿子虛賦託烏有先生，亡是公爲言。揚子雲長楊賦託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爲言。二賦皆有唯唯之文，是以知傅武仲、宋玉四賦本皆無序。昭明太子因其賦皆有唯唯之文，遂誤析爲序也。揚子雲羽獵賦首有二序。五臣注文選曰：賦有兩序，一者史臣，一者雄序。詳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賦也。賦中用頌曰二字，不害于義。昭明析頌曰爲一段，乃見其有二序。蓋誤析之也。馬融長笛賦首尾兩處有辭曰字。潘安仁籍田賦末有頌曰字。潘安仁笙賦、張平子思玄賦、鮑明遠蕪城賦、謝希逸月賦，其末皆有歌曰字。王文考魯靈光賦、班孟堅幽通賦、王子淵洞簫賦、顏延年赭白馬賦，其末皆有亂曰字。謝惠連雪賦、嵇叔夜琴賦，既有歌曰字，又有亂曰字。由此觀之，則羽獵賦有頌曰字，乃賦也，非序也。亦豈有一賦而兩序耶。又文選載揚子雲解嘲有序，揚子雲甘泉賦有序，賈誼鵬鳥賦有序，禰正平鸚鵡賦有序。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漢武帝秋風辭有序。劉子駿移書責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辭也。昭明摘史辭以爲序，誤也。

三都賦序

左太沖三都賦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攷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爲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徵。觀國按司馬相如賦。言上林之盛曰。於是乎盧橘夏熟。黃柑橙棗。枇杷然柿。亭柰厚朴。椀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菓棗。蒼選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蓋橘橙枇杷楊梅荔枝。皆南方之物。非西北所產。而上林者。天子之宮苑。四海之嘉木珍果。皆能移植于其中。不但本土所生者而已。又賦之所言。奇禽異獸。明珠香草。天臺仙樂。青琴慮妃之類。亦非上林之所產。有以見上林之富麗。四方之物畢致也。而左太沖責以盧橘夏熟。生非其壤。亦過矣。揚雄甘泉賦曰。翠玉木之青葱。顏師古注。前漢書曰。玉木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非謂自然生之。蓋玉木者。猶金蓮玉蘂之義。以金玉爲之。以象生物也。左太沖意謂真有玉木。玉木非秦中所產。則誤矣。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鄠上黍。北里禾。所以爲盛。江淮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蓋王者登封告成。則四海珍異之物畢萃焉。以言其感格之所致也。班固西都賦曰。招白鷗。下雙鶴。投文竿。出比目。此言西都之盛。四海珍異之物畢萃。而魚鳥之飛潛。有不召而致者。皆可以弋釣而得之。所以甚言西都文物之富盛。無所不有。亦如封禪之致庶物也。左太沖意謂東海比目之魚。西都不應有焉。然班固之意。則有在也。張衡西京賦曰。海若游于元渚。鯨魚失流而蹉跎。五臣注文選曰。海若。海神也。按前漢郊祀志曰。武帝好神仙。李少君言海中蓬萊仙可見之。帝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拜齊少翁爲文成將軍。拜欒大爲五

利將軍。拜公孫卿爲郎。於是作飛廉桂館。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治秦液池。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僊之宅。龜魚之屬。以俟神人。而張衡西京賦亦言秦液。漸臺。瀛洲。方丈。蓬萊神僊。靈芝僊掌。與夫少君。變大之事。而曰海若游于元渚者。蓋述武帝好神僊。而于海上候神人不致。故卽甘泉。建章作臺池僊館。以象海上僊家之境。則必有海若來游。實賦于元渚。故雖鯨魚之大。亦蹉跎而駭伏矣。賦言海若來游。實賦之意當如此也。左太沖謂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亦過矣。潘岳閒居賦曰。長楊芳枳。游鱗菌苔。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棹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桃。梅杏郁棗。葱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蓼萎。蕪荷時藿。綠葵白薤。蓋岳退居洛涘。而作此賦。自言其臺池果茹之多如此。非皆洛中土產之物也。而況上林。甘泉。西都。東都。皆王者居處遊燕之地。四海九州珍異之物。無不畢聚。是宜賦者之所夸美。而太沖獨責以假稱珍怪。虛無所徵。則誤矣。又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玉女闕窗而下視。嵇康琴賦曰。天吳踴躍于重淵。張衡思元賦曰。戴玉女而召慮妃。馬融長笛賦曰。仰駟馬而舞元鶴。孫綽遊天台山賦曰。八桂森挺以凌霜。司馬相如長門賦曰。桂木交。孔雀集。張華鷓鴣賦曰。海鳥爰鷗。避風而至。苟如左太沖所責。則若此之類。皆爲假稱珍怪。虛而無徵矣。蓋亦觀其意之所主如何耳。若但責其辭而遺其意。固不可也。

甘泉賦

前漢揚雄傳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隣璠。顏師古注曰。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以此二種

飾殿之壁。文選甘泉賦曰：壁馬犀之璘璠。五臣注曰：武帝植玉木于此宮，以碧爲葉，青葱色。又作碧馬犀。牛等物爲飾。觀國按：書作壁馬犀。文選作璧馬犀。蓋壁璧二字，其義迥不同。故注釋者亦隨其字之義而訓之。在漢書則訓爲殿壁。在文選則訓爲璧玉。因以不同也。前漢藝文志有揚雄賦十二篇，雄有文名。當時傳雄之賦者，軼不一。故其用字不能無訛。至班固作史，蕭統編文選，各以其所得雄賦而集錄之。故其賦用字有不同。今讀其賦曰：仰擣首以高視兮，日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宏敞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回回以皇皇兮，魂魄眇眇而昏亂。據軫軒而周流兮，忽軼圮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璠。金人佗佗其承鐘簾兮，嵌巖巖其龍鱗。凡此賦句，皆以下句釋上句，則璧馬犀爲璧玉之璧，其上下文句通矣。其曰據軫軒而周流兮，忽軼圮而亡垠，然後言玉木金人者，蓋謂依欄檻而四顧，見廣大而無際畔，但見庭中玉木之青葱，金人之巖巖耳。玉木植于殿庭，金人捧露盤，亦在殿庭，此皆言望見殿庭中物，不應反言殿壁也。賦句之義于此判矣。按甘泉賦字不同者亦多。漢書曰：不可乎疆度。文選曰：不可乎彌度。漢書曰：魂固眇眇。文選曰：魂魄眇眇。漢書曰：鬼魅不能自還。文選曰：鬼魅不能自逮。漢書曰：薈咲臍以搵根。文選曰：薈咲臍以搵批。漢書曰：惟彌環其拂汨兮，王爾投其鈎繩。文選曰：惟首彌環其拂汨兮，王爾投其鈎繩。漢書曰：鸞鳳紛其御蕤。文選曰：鸞鳳紛其銜蕤。漢書曰：玉女無所眺其清臚兮，文選曰：玉女亡所眺其清臚兮。漢書曰：隆厥福兮，文選曰：降厥福兮。此一賦也，而漢書、文選用字不同如此。然他皆可以假意而讀，惟壁璧不可假意通用，而注釋者又各異，固不可不辨也。

四愁詩序

文選張衡四愁詩序曰。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閒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姦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禽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觀國詳此序。非衡所作也。豈有爲相而斥言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自稱下車治威嚴。郡中大治者。按後漢張衡傳曰。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後遷侍中。永和初。出爲河閒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乞骸骨。召拜尙書。永和四年。卒。以知四愁詩序。乃史辭也。辭有不同者。蓋撰後漢書者非一家。後之編集衡詩文者。增損之耳。序言陽嘉中。出爲河閒相。而史言永和初。出爲河閒相。按順帝陽嘉盡四年。始改永和元年。永和盡七年。衡本傳言陽嘉中。遷侍中。永和初。出爲河閒相。永和四年卒。其次第已不紊。詩序謂陽嘉中。出爲河閒相者。誤也。五臣注文選曰。陽嘉元年。爲河閒相。亦誤也。

閒情賦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文集序曰。白璧微瑕者。惟在閒情一賦。幸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觀國熟味此賦。辭意宛雅。傷己之不遇。寄情于所願。其愛君憂國之心。惓惓不忘。蓋文之雄麗者也。此賦每寄情于所願者。若曰。我願立于朝。而其君不能用之。是真諫者也。昭明責以無諷諫。則誤矣。然則讀此賦而不知其

意者以爲詠婦人耶。古之言美人佳人。皆以比君子賢人。簡兮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注曰。美人謂碩人大德周室之賢者。離騷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注曰。美人謂君也。言恐歲暮而不早用賢也。九歌曰。望美人兮未來。注曰。美人謂湘神也。以喻望君之使也。張衡傳曰。衡爲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故其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美人贈我金琅玕。美人贈我貂襜褕。美人贈我錦繡段。江淹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文選注曰。佳人謂友人也。閒情賦之寄意遠矣。以爲微瑕者。其不見知耶。

滕王閣序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曰。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唐家致治之盛。不能遽革其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乃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豈非其餘習乎。觀國按。庾子山馬射賦曰。落花與芝蓋同飛。野水共春旗一色。王勃正仿此聯。非摹長壽寺碑也。長壽寺碑亦仿馬射賦。而句格又弱者也。

羅池碑

歐公跋羅池碑曰。今世傳昌黎集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爲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觀國詳羅池碑升鶴字于與字之上。則句老而格新。古人有此格。屈平九歌曰。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蕙肴烝不可以對奠桂酒。

而特倒其語者。取夫句老而格新也。然則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非誤也。亦當以碑爲是。

瘞鶴銘

歐公曰。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浸。好事者伺水落摸之。祇得其數字。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爲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近世士人有論碑者曰。道書陶隱居號曰華陽真逸。隱居嘗在茅山修養。茅山與潤州接壤。疑華陽真逸卽陶隱居也。觀國按顏氏家訓曰。學二王書之得體者。有陶隱居。今詳觀瘞鶴銘字。王書法也。歐以爲似顏魯公。非也。陶隱居既有華陽真逸之號。而茅山又近焦。隱居又善爲二王書。則撰銘與書皆隱居矣。若顧況乃竊華陽真逸之號耳。碑銘甚古。顧況生唐之中葉。距今未遠。決非況銘也。今世所得瘞鶴銘碑本。不過二百字。未嘗有六百餘字者。

高氏書

歐公曰。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林諤撰。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集錄婦人書。惟此高氏一人。其書此頌。與安公美政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摸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也。識者當爲辨之。觀國嘗得高氏所書二碑。蓋高氏學逸少書甚逼真。然石壁寺碑乃行書。美政碑乃楷書。古之善書者。楷書與行書自不相類。如逸少書蘭亭序。樂毅論。乃其楷。而其草書見

于法帖者。乃大不相類。其餘善書人皆如此。然則高氏二碑皆高氏書也。二碑皆高大。想見當時建立之盛。而高氏書在當時無出其右者故也。豈有建碑工力如此其大。而反假婦人書字以爲奇者。亦建碑者所不肯爲也。

柳子厚書

趙璘因話錄曰。柳子厚善書。當時重其書。湖湘以南士人。皆學其書。柳氏前有公權。後有子厚。有此二人。歐公集古錄有子厚書般舟和尚碑。并南嶽彌陀和尚碑。歐公跋曰。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觀國嘗于南嶽山閒見此子厚二碑。詳觀之。乃子厚南貶時書也。子厚書體格雖疎靜。好藏鋒。類崛筆書。然在唐未可以名家。故唐史及唐人文集未嘗言其善書。大抵士人文章稱著。則并其書亦爲世所貴重。子厚嘗以文稱于朝矣。及其南貶也。湖湘以南士人。慕其文章。又學其書。此古今之常態也。因話錄謂柳氏有此二人。蓋獎飾子厚之過耳。

千文

楊文公談苑曰。千字文云。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其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也。唐顯慶中。詔不經中書門下。不得稱敕。敕之名始定于此。觀國按。梁書周興嗣傳曰。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製寺碑。帝以興嗣所製自題。又曰。次韻王羲之千字。並使興嗣爲文。又曰。興嗣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啓。興嗣助焉。興嗣本傳自有敕字。蓋臣下以奉敕撰文爲榮。故興嗣于千文加敕字于

官稱之首也。古者天子諭臣下以事，皆稱敕。故衛夫人奉敕寫急就章，梁武帝賜七夕詩與任昉，昉謝啓曰：「昉奉敕賜示七夕五韻。」又卞彬謝修卞忠正墓啓曰：「彬伏見宣敕修臣亡高祖忠正公壺墳塋。」唐高祖武德二年，敕諸州進士隨方物入貢，房元齡等刪武德以來敕三十餘條，然則敕之名久矣。非由顯慶中定也。唐書顯慶詔不經中書門下不得稱敕，蓋慮臣下有直取聖旨而不由中書門下以行之，則大臣未嘗商確而事之利害有未公者，固難以行云。所以防姦邪也。非定敕之名也。楊文公豈不知此，殆編集文公談苑者誤耳。歐公集古錄曰：「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法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于羲之也。」觀國按：法帖中所書千文百餘字，皆作章草體，當時敍次碑帖者，誤題以爲漢章帝書，其實周興嗣所次之文也。以爲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于羲之，則非也。

李瀚蒙求

唐李瀚撰蒙求五百九十八句，每句著一人，每人著一事，非博學不能爲此。然其疵在于一人而分作二句，或三句。旣曰孔明臥龍，又曰葛亮顧廬。又曰亮遺巾幘，旣曰楊震關西，又曰震畏四知。旣曰揚雄草元，又曰子雲投閣，旣曰杜預建橋，又曰元凱傳辯。旣曰孫欽閉戶，又曰文寶緝柳。旣曰平叔傅粉，又曰何晏神伏。旣曰伏波標柱，又曰馬援薏苡。旣曰仲宣獨步，又曰王粲覆碁。旣曰叔寶玉潤，又曰衛玠羊車。旣曰子建八斗，又曰陳思七步。旣曰子房取履，又曰張良燒棧。旣曰陶潛歸去，又曰淵明把菊。旣曰孔融遜果。

又曰孔融座滿。凡此皆一人而分作二句或三句者也。瀚之意。固患其重複。故或用姓名。或用表字。或用官爵。蓋嫌于同而欲異其語也。夫諸史中所載人姓名事蹟多矣。每用一人爲一句。不難也。何至乃重複用之哉。又其所著。不皆出于經史。而閒取小說雜書。如毛寶白龜。糜竺收資。皆出于搜神記。壺公謫天。初平起石。皆出于神仙傳。孫晨橐席。靈輒扶輪。皆出于類林。孫鐘設瓜。黃尋飛錢。宋宗雞窗。皆出于幽冥錄。龐儉鑿井。出于風俗通。盧充幽婚。出于志怪集。張氏銅鈎。出于三輔決錄。王果石崖。出于神怪志。蓋小說雜書。多妄誕不可取信。而瀚取此與經史同別。非訓蒙之所先也。

三世將

史記。秦使王離擊趙。客曰。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後漢耿弇贊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觀國竊謂用兵無常勝。亦無常敗。一勝一敗。乃其常理。要在持守之如何耳。若謂將三世必敗。則將二世斯可已矣。而三世猶將者。是躬蹈敗亡之地也。人君苟知其將已二世矣。而又使之將者。是欲置人臣于必敗。而自取亡師之禍也。然則將三世必敗。決無是理也。王翦爲秦將。有功。翦子賁復有功。翦孫離復將擊趙。爲項羽所敗。當是時。項兵強。離輕敵。遂敗。當自責也。非三世將之罪也。蒙驁爲秦將。有功。驁子武復將有功。驁孫恬復築長城。俄而二世賜恬死。蓋恬不悟趙高之窺己。貪功而及于難。亦當自責也。非三世將之罪也。李信爲秦將。有功。信裔廣爲漢將。有功。廣孫陵復將而降匈奴。陵以寡兵深入不測之地。此敗亡之道也。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竇融爲光武將。有功。融猶子固復將有功。融孫憲復將。能空朔庭。而獲罪自殺。

憲恃國威有軍功而陵肆不軌。自取禍亡。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陸遜爲吳將有功。遜子抗復將有功。遜孫機復將。佐成都王穎以討亂。鹿苑之敗。機遂遇害。機力小而任重。難以成功。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凡此皆將三世而敗者。迹其所由。皆失持守之道。而至于敗。固不可歸諸天也。若夫鄧禹爲光武將有功。禹子鴻爲和帝將有功。禹孫騶爲安帝將有功。三世不敗也。耿況爲光武將有功。況子弇復將有功。況孫乘復爲顯宗將有功。而況孫夔。恭俱爲名將。三世不敗也。周訪爲晉元帝將有功。訪子撫復將有功。撫子楚復將。平禍亂。三世不敗也。薛仁貴爲唐高宗將有功。仁貴子訥復將有功。訥孫平復將。討蔡疏封三世不敗也。康日知爲德宗將有功。日知子志睦復將有功。日知孫承訓復爲宣宗名將。三世不敗者。又如此。則非三世必敗矣。君子當勉人以持守之道。而以三世爲必敗。非立教之方也。夫殺伐所以止亂也。故商湯殺伐多。而商興三十世。周武殺伐多。而周興三十七世。漢高帝殺伐多。而漢興四百年。晉宣帝殺伐多。而晉興一百五十年。唐高祖殺伐多。而唐興三百年。使其以殺伐爲戒。則桀、紂、秦、隋之亂。何以弭之哉。趙客之說王離。率爾之辭也。後世不可援以爲信。

新唐書釋音

南北朝有複姓庫狄者。周有少師庫狄峙。北齊有宜都郡王庫狄伏連。古亦有獨姓庫者。後漢有輔義侯庫鈞。古又有姓庫者。音赦。廣韻曰。庫。始夜切。姓也。台括有之。今按唐史甄權傳有魯州刺史庫狄嶽。是複姓庫狄也。唐書釋音乃音庫爲赦。然則字與音兩失之矣。唐書釋音饒州老儒董衡所進。頗爲詳悉。然闕

字當作戶關切。乃作胡官切。縮字當作烏板切。乃作烏管切。萃字當作蒲兵切。乃作蒲萌切。複字當作符逼切。乃作蒲北切。卽字音慣。而乃音貫。莛字音翹。而乃音蕭。劉文靜傳曰。奮襟大呼。從衣。所謂袂也。而衡注曰。木相摩。蓋廣韻曰。櫨。木枝相摩也。衡誤以櫨爲櫨矣。蕭復傳曰。今阡于危。阡音鹽。臨危之義也。衡誤音阡爲都念切。又注曰。下也。如此類甚多。蓋討論之失也。

言行

聖賢言行。要當顧踐。毋使自相矛盾。唐太宗修晉書。自製晉武帝論。謂惠帝可廢。終使傾覆。洪基。然太宗不自知高宗之不君。其傾覆尤甚于惠帝也。太宗謂劉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然太宗不能除女武之禍。其擾亂尤甚于元海也。太宗對蕭瑀。謂隋文帝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然自咤曰。朕作天子。常兼將相之事。則與前言異矣。太宗對鄧素。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然自將以征高麗。卒不成功。則與前言異矣。白樂天作策林。欲官吏清廉。然又謂凍餒切于身。雖巢。由不能固其節。何以言之。不類耶。杜子美投贈哥舒開府翰詩曰。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又作潼關吏詩曰。哀哉桃李戰。百萬化爲魚。請屬防關將。慎勿學哥舒。此所謂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者耶。然人各有趣。苟不悖于道。則無傷于言行。鄧暉拜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暉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而班超投筆以歎曰。當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杜預爲荊州。刻二碑。一沈水中。一立峴山。欲示無窮。而楊瑒乃曰。書名史氏足矣。若碑者。徒遣後人作碣石耳。謝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而樂廣乃曰。名教內自有樂地。王

恭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聘。而張翰乃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鮑行卿曰。作舍人。不免貧。而王秀之乃恐富求歸。凡此其志若甚相反。然不悖于道。則于言行無傷焉。若夫援伊尹放太甲之例。而霍光因以廢昌邑。終使霍氏不能善其宗。援周公居攝之例。而王莽因以篡漢。終使王氏覆其宗。援周公殺管蔡之例。而唐太宗因以殺建成。元吉。終久不能全父子兄弟之讎。凡此皆悖道而逆施者也。可不慎哉。

封禪書

史記封禪書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觀國按。三皇謂太昊伏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黃帝有熊氏也。然則炎帝乃神農氏也。而封禪書乃分爲二人。則誤矣。漢高祖名邦。司馬遷作史記爲諱之。悉代以國字。然封禪書曰。五岳皆天子之邦。漢文帝名恆。改恆山爲常山。故封禪書曰。以常山爲郡。然又曰。至琅邪。過恆山。呂后名雉。改雉爲野雞。故封禪書曰。野雞夜鳴。然又曰。縱遠方奇蜚禽及白雉。凡此用字不一如此。何耶。太史公封禪書贊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大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觀國按。封禪具載祠祭事。太史公當取其與禮合者。而敘武帝方士之言。謬悠無根。至于壽宮神與人言。鬪棊觸擊之類。皆世俗巫覡小數。虛怪不足以示後世。

引證

周禮玉府曰。王齊則共食玉。王荆公新義曰。北齊李預嘗得食法。觀國按。李預乃後魏孝文帝時人。其祖宗與其子孫。世爲魏人。見于後魏書。無在北齊者。非北齊人也。新義誤也。鄭氏注周禮曰。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王齊當食玉屑。前漢郊祀志曰。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顏師古注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張衡西京賦曰。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衣之清露。屑瓊藥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言食玉屑可以延生也。故李預羨古人餐玉法。采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壞而無穢氣。然則周禮玉府王齊共食玉。則古之人君。未有不食玉者。至後世其法稍不傳。且後世文物愈備。而食玉一事。不能追古人。何耶。王荆公字說。桎字解云。國語曰。毛以告全。今按國語無此文。惟禮記云。毛者告全之物也。牟字解云。牟者爾雅曰。牟。進也。今按爾雅無此文。惟玉篇曰。牟。進也。芼字解云。爾雅曰。芼。擇也。今按爾雅無此文。惟鄭氏詩注曰。芼。擇也。仔字解云。爾雅曰。仔。肩任也。今按爾雅無此文。惟鄭氏詩注曰。仔。肩任也。夫引證之誤。小疵也。然作成書者。固不當誤。

馬周杜甫傳

唐書馬周傳曰。周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又杜甫傳曰。甫嘗從李白。高適過汴州酒樓。酣登吹臺。慷慨懷古。觀國竊謂逆旅獨酌。登高懷古。乃人之常情。若因可書之事。而附見于史。可也。今此二傳。不因可書之事。而特書此者。所未喻也。馬周窮未遇時。逆旅獨酌。不知何人記此一事。設當時有見周獨酌而記之者。又何足記也。杜甫與李白。高適登吹臺懷古。宜有吟詠。而集所不載。蓋兩

傳所書皆不足書也。或謂自遷固而下作史者稍倣春秋以一字示褒貶。有志乎懲惡而勸善。其然乎。不然乎。

六出

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五年正月朔。華雪降。散爲六出。上悅。以爲瑞。觀國按。雪六出。古猶今也。宋孝武大明五年正月朔。雪六出。孝武必以是日受元吉之賀。因雪六出。乃自喜以爲瑞。道諛之臣。飾此說以記之。後之修史者不擇。遂著于紀耳。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華五出。雪華獨六出。今究觀草木華亦有六出者。但不若五出者多耳。如梔子花。萱草花。百合花。皆六出也。

琥珀

張茂先博物志云。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年化爲琥珀。劉義慶世說曰。桃瀋入地。化爲琥珀。廣雅曰。琥珀生地中。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初時如桃膠。凝乃成。元中記曰。楓脂入地爲琥珀。酉陽雜俎曰。龍血入地爲琥珀。又曰。寧州沙中有細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觀國按。琥珀燒之有松氣。又其中有蜂蠅狀。不壞。當是松脂溼時。蜂蠅所粘。凝結入地。歲久而成琥珀也。茯苓亦是松根氣結成。加贅疣狀。其抱根者。謂之伏神。初生則小。歲久則大。蓋琥珀茯苓。自是兩物。非歲久變爲琥珀也。二物各有大小。非必千年而後化也。張茂先論物理多險怪如此。其餘諸家論琥珀所生。皆非也。琥珀又爲虎魄字。蓋假借用之。唐高祖之祖名虎。唐人諱虎字。故唐人文字皆改虎爲武。而諱虎珀爲武魄。

也。魄又音他各切。史記酈食其落魄無衣食業是也。又音蒲莫切。相如封禪書曰。旁魄四塞。雲布霧散。是也。前漢律歷志曰。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又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又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又曰。甲子哉生霸。孟康注曰。魄。月質也。顏師古注曰。霸。古魄字。觀國按。許慎說文。魄與霸通。班固好用古文字。故每變其體。

扇枕

後漢黃香傳不載扇枕事。陶淵明作孝士傳贊曰。黃香九歲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養。暑月則扇牀枕。李瀚蒙求曰。黃香扇枕。注蒙求者。引東觀漢記曰。黃香事母至孝。暑月扇枕。在淵明傳則云事父。在東觀漢記則云事母。世患無所質證。觀國按。後漢書黃香傳。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辟門下。孝子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蓋本傳先云九歲失母。後云年十二。太守召爲門下。孝子家貧。盡心奉養。則香猶有父在。而盡心奉養也。然則香爲父扇枕可知矣。香本傳字文彊。而東觀漢記字文孺。嘗觀諸史所引東觀漢記。其言亦有無倫義而不可取信者。蓋當時所記。多出於風傳。如西京雜記。李肇國史補之類。未必皆可信。而後之修史者。往往多取而編入史中。不能不招瑕也。

佛教

後漢西域傳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國。其人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又曰。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

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于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漢光武子楚王英傳曰：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圖齋戒祭祀。章懷太子注引袁宏漢記曰：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廣韻佛字註引牟子曰：漢明帝夢神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觀國竊謂人君之于天下，苟有可以誘民爲善者，無不舉而行之。漢明帝夢金人，而遣使天竺，以問佛道，必聞其國以好生惡殺，省欲去奢爲事，冀以此可以誘民爲善之一端也。而溺信者，乃至於太過。梁武帝溺信太過，故登殿受佛戒。宗廟薦蔬果，數幸佛寺講經，捨身設齋贖身，此豈人主所當爲者耶？武帝冀以此銷罪惡，獲福利，及侯景之叛，乃憂憤不能支持，則溺信無益之明驗也。天下之事，太過則反傷，理之必至也。後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至文成帝興安元年，始復佛法。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至靜帝大象二年，始復佛道二教。唐武宗會昌三年，大毀佛寺，令僧尼爲民。至宣宗大中元年，始復佛寺。蓋太過反傷之理也。南北朝崇信佛法，而士人亦多有溺信者。南史：宋武帝大舉北侵，以王元謨爲寧朔將軍。及魏救至，元謨夜遁。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元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元謨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北史：元魏時，盧景裕兵旣敗，繫管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當時又有負罪當死者，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

號高王觀世音經。後世奉佛法者。得以此藉口。曰。昔人誦某經而免枷鎖。自脫誦某經而臨刑刀折。往往溺信流遁而不返。所謂觀世音經者。今具有之。苟使當刑人誦之。欲以免死。是刻舟而求劍。知其決不可也。譬如李廣見石以爲伏虎。而射之沒矢。若效李廣而射石。則殆矣。南朝梁遣王固聘魏。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此乃咒詛小數。今世巫覡皆能之。就使佛法中亦有此咒。固不足怪也。唐高祖時。傅奕上疏極詆浮圖法。高祖下奕議于有司。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于事親。終于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繼體悖所親。瑀非空桑所出。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此人設矣。唐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言。五帝三王皆壽百餘歲。此時佛法未至中國。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武帝捨身施佛。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史。觀國竊謂蕭瑀云。地獄正爲是人設。此閻閻猥語。非大臣所當言。韓愈言太剴切。乃未信之諫也。耶。范蔚宗西域論曰。佛道神化。與自身毒。好仁惡殺。獨敵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觀國竊謂苟可以誘民爲善。而毋溺信太過。又何傷乎。范蔚宗之論頗通。

前漢天文志曰。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傍各有三星。鼎足向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觀國按。天文志所言攝提。乃攝提星也。史記歷書曰。孟陬殄滅。攝提無紀。裴駟注曰。攝提星。乃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前漢律歷志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孟康注曰。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當指辰而乃指巳。是謂失方。凡此言攝提。皆謂攝提星也。爾雅曰。正月爲陬。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蓋陬者。月名也。攝提格者。歲名也。攝提格。但主太歲居寅一位而已。若攝提星。則隨斗杓所指。徧歷十二辰。以正歲時焉。苟攝提無紀。則閏餘乖錯。而歷數差矣。屈平離騷曰。攝提正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五臣注文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庚寅日辰也。言我攝提歲正月。庚寅日下之體。觀國按。離騷云。攝提正于孟陬者。蓋言攝提星順乎斗杓。而不失正朔之紀也。孟陬者。正朔之紀始于此也。言正于孟陬者。不失正朔之紀也。庚寅者。屈平所生之歲也。故曰攝提正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言斗杓順序。正朔不乖。而我之生也。陰陽和平。初無謬戾。故曰皇考錫我以嘉名。而字我以靈均。我之美善如此。而不爲人所知。此作騷之意也。五臣以攝提爲太歲。則非也。夫事有疑似如此類者。不可不審。

慙

前漢薛宣傳曰。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慙也。晉灼曰。慙音誣。蘇林曰。慙同也。兼也。顏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廣韻曰。慙音武夫切。空也。觀國按。薛宣傳直用慙字。以當誣字耳。慙有空之義。可以借與誣字通用。後漢崔琦作外戚箴曰。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慙。章懷

太子注曰。慙。大也。音呼。觀國按。字書。慙。音呼。大也。慙。從巾。故有大之義。若慙字從心。則非大也。所謂德用不慙。亦當音誣。爲是。慙。又音武。字書曰。慙。失意也。若孟子云。夷子慙然爲閒。曰。命之矣。是也。若夫慙字。則異于是。桑扈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鄭氏箋曰。飲酒者柔順中和。不慙敖也。陸德明音義曰。慙。火吳反。禮記投壺篇曰。毋慙毋敖。鄭氏箋注曰。慙。敖慢也。凡此言慙。與慙字音既不同。義亦相遠。前漢五行志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匪傲匪傲。萬福來求。顏師古曰。不傲幸。不傲慢也。觀國按。毛詩言彼交匪敖。而漢書乃曰。匪傲匪傲。蓋班固所引者。別本詩。非毛公詩。故其用字有不同也。

溢盜

史記平準書曰。漢興。接秦之弊。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臣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前漢食貨志曰。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孟康注曰。二十兩曰溢。顏師古注曰。改周一斤之制。以溢爲金之名數也。又食貨志曰。漢興。黃金一斤。顏師古注曰。改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觀國以史記漢志之言觀之。蓋謂周以斤名金。秦以溢名金。而漢復周之制。以斤名金也。二十兩爲溢。十六兩爲斤。秦以溢名金。則一溢爲二十兩。漢以斤名金。則一斤爲十六兩矣。廣韻曰。溢。音逸。器滿也。溢亦音逸。引國語曰。二十四兩爲溢。蓋溢者。洋溢滿盛也。溢者名數也。名金當用溢字。而史記漢書用溢字者。假借用之耳。陳臻問于孟子曰。前日于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鎰而受。于薛。餽五十鎰而受。國語。孟子

用鎰字。乃其本也。禮記喪大記篇曰：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鄭氏注曰：二十兩曰溢。于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禮記漢人所集，亦用溢字。與史記漢書同也。國語以二十四兩爲鎰，而史漢諸家注訓皆以二十兩爲鎰，豈非周秦之制不同歟？前漢張良傳曰：漢元年，沛公爲漢王，賜良金百溢，亦以溢爲名者。當是時，漢未改金制故也。而國語孟子亦以鎰名金，以此知周亦以鎰名金，不特秦而已。漢高祖三年，與陳平黃金四萬斤，以閒疏楚君臣。史記趙世家曰：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爲趙王酒。史記貨殖傳曰：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又曰：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漢以一斤爲一金，若五百金則五百斤金也。千金則千斤金也。漢灌夫傳言萬金良藥者，其價值黃金萬斤也。此其例也。

精舍

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舍于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之舍，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淑少明五經，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敷舉辟不就，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肱道遇寇，兄弟爭死，盜感悔，乃就精廬求見。章懷太子注曰：精廬卽精舍也。以此觀之，則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伯兮詩曰：焉得諛草，言樹之背。毛氏訓曰：諛草令人忘憂。諛本爲萱，故古今皆謂萱草忘憂也。然春秋昭公二十年，左氏傳曰：惟食忘憂。晉書祖約傳曰：奕棊忘憂。又顧榮傳曰：酒可以忘憂。則忘憂之物固多端，不特萱草而已也。黃鳥哀三良，乃秦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而春秋僖公二十

四年左氏傳曰鄭有三良叔詹堵叔師叔則言三良者不可不分秦鄭矣史記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而漢鼂錯以辨爲太子家令號智囊則智囊有秦漢之別也後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而南史袁昂傳曰入其門者號登龍門晉謝安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而樂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每去聲遺愛爲人所思後漢逸民戴良母喜驢鳴良時學之以樂母而晉孫楚好驢鳴晉羊曼爲太山守時號躅伯而唐常袞爲宰相世謂之躅伯凡此皆名同而實異者也援引之際當有以別之

肺附

前漢劉向傳上封事曰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顏師古注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于帝室猶肺札附于大材木也又田蚡傳曰上初卽位富于春秋蚡以肺附爲相又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肺附又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顏師古注同前又師丹傳曰哀帝少在國邑見外家王氏僭盛常邑邑卽位多欲有所救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上書曰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觀國按史記惠景閒侯者年表曰孝惠孝景諸侯子弟若肺附又前漢王莽傳曰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蜀志劉備傳曰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以此觀之則劉向田蚡師丹傳所言肺腑皆肺腑也史家或假借作附字耳肺腑謂國戚也猶人之有肺腑連繫相親也劉向乃楚元王交之後陽城侯德之子田蚡乃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帝之舅氏師丹所論者戚里丁氏之家王

莽乃元后王家之子。皆國戚也。故皆言肺腑。在他人非國戚者。不可言也。

曹娥碑

後漢列女傳曰。孝女曹娥。會稽上虞人。父溺死縣江。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投江而死。元嘉元年。縣長度尙改葬娥于江南。爲立碑焉。章懷太子注引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尙弟子。邯鄲淳弱冠有異才。爲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白。魏志注引語林曰。楊脩爲魏主曹操主簿。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詞曰。黃絹幼婦。外孫齏白。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曰。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齏。白受辛。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志無志。校三十里。觀國讀南史。劉顯幼聰敏。號神童。齊武帝時。爲尙書郎。有沙門訟田。帝大書曰。卜下貝。國諱陟盈切。有司未辨。徧問莫知。顯曰。卜貝文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楊脩亦以才能敏捷。爲操所知。後操忌脩而殺之。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魏齊二主。于此有愧焉。

衍文

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而禮記緇衣篇引書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日字衍文也。太甲曰。往省括于度。而緇衣引太甲曰。往省括于厥度。厥字衍文也。太甲曰。自作孽。不可逭。而緇衣引太甲曰。自作孽。不可以逭。以字衍文也。呂刑曰。播刑之迪。而緇衣引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字衍文也。君陳曰。未見聖。

若弗克見而緇衣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已字衍文也。伐柯詩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而禮記坊記篇引詩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之字衍文也。易无妄卦六二。不耕獲。不菑畚。坊記引易曰。不耕穫。不菑畚。凶。凶字衍文也。論語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而坊記曰。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好字衍文也。呂刑曰。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而禮記表記篇引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字衍文也。秦誓曰。以保我子孫。而禮記大學篇引秦誓曰。以能保我子孫。能字衍文也。易大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而禮記樂記篇曰。天尊地卑。君臣位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每異其下句者。衍文也。堯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而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放勳字衍文也。大禹謨曰。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而孟子引書曰。夔夔齊慄。瞽亦允若。瞽字衍文也。伊訓曰。造攻自鳴條。而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天誅字衍文也。康誥曰。瞽不畏死。罔弗慙。而孟子引康誥曰。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凡民字衍文也。秦誓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而孟子引書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惟我在。字衍文也。論語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而孟子引孔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亂字恐字衍文也。盤庚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而春秋莊公十四年。左氏傳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惡之易也。衍文也。采菽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春秋襄公十一年。左氏傳曰。詩云。便蕃左

右亦是帥從便蕃字衍文也。仲虺之語曰：取亂侮亡。而春秋襄公十四年左氏傳引仲虺曰：亡者悔之亂者取之，乃衍文也。